

晋察冀邊區高街村劇團集體創作

窮
人
樂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文藝叢刊之一

窮人樂

高街村劇團集體創作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目 錄

窮人樂.....	高街村劇團集體創作
高街婦女做鞋組.....	張非、汪洋記錄
	林韋記錄

附 錄

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

關於阜平高街村劇團創作的「窮人樂」的決定

沿着「窮人樂」的方向發展羣衆文藝運動.....
晉察冀日報社論

窮人樂

高街村劇團集體創作
張非、汪洋記 錄

(詳細提綱·不用佈景演出)

第一場 加租增佃，賣兒賣女

民國十三年大水災之後，河北省阜平縣，高街村，喇嘛櫃房門外。

李逢祥：(近四十歲，立在台中，手上拿着貼子——阜平縣商號出的一種錢票，係用木刻印在粗麻紙上，代替銅錢使用——愁眉苦臉地)。

莊頭：(上來喊)狗子，快備上馬，喇嘛爺要走呵！

(狗子應聲，馬嘶，喝馬聲——吁。)

祥：根子，(莊頭的名子)今年咱們那地全叫大水刮了，誰也不知道又來了這麼一下子，又給俺們加了這麼一些佃錢，什麼蜜斗，鞋錢，飯錢，還有租草租料的，你說咱們可是拿什麼給人家，以下凡『人家』應讀(Bia)呀，嚶，根子，這是五十吊錢的佃錢，你先把這五十吊給了喇嘛爺吧

，剩下的那六十多吊子錢趕過年一定給喇嘛爺補上……

莊：咱吃人家的，咱喝人家的，人家說個啥，咱就聽個啥，人家要說個不沾，咱們有個啥辦法。

（李庭蘭擡着一布袋糧食上）

莊：根子，你去吧，你去跟喇嘛爺給我多說兩句好話，給我求求喇嘛爺，只要不下咱的地……

莊：賈佃齊來了，你去求求他，看他容不容。

賈佃齊：根子，當家的用過飯了，馬上就要走啦。

莊：是是是，剛才吃過飯，已經溫好水啦，給喇嘛爺洗洗腳暖暖和和再走吧。

祥：（看了一會佃齊）佃齊師父，這是五十吊錢的佃錢，就先把這五十吊收下吧，剩下的那六十多吊子，趕過年了一定給喇嘛爺補上。（給他，他不要）

賈：不行，少一點也不行，過年，你過了幾個年了，年年有個過年，那一年你都沒價還清，今年你還是一個過年，簡直交不上你把地給丟下吧，拔鍋鎖門子，你跑蛋！

祥：（楞了一下）噯！佃齊師父，這人窮沒有辦法，你高高手，救救咱們一家老小吧，我只要有地種，我只要是活着，就是活一天，我就是當牛當馬，也忘不了喇嘛爺的恩典，我一定要孝敬喇嘛爺，佃齊師父，你先收下吧（把錢塞給他）。

賈：這五十吊錢（把票子擡在李逢祥的臉上）喇嘛爺不愛見你的孝心，他愛的是租子和佃錢，你簡直交不上，你不是把地給丟下呀。哼，有地還怕沒人種呀。（反身就走，又回頭一看）

祥：（目瞪口呆半晌）唉！（撿起帖子，彈土）

莊：五叔，咱頭頂着喇嘛爺的，腳踏着喇嘛爺的，種一年地連個租佃也交不上，這話可說不過去，人總得有良心呀，交不上租子佃錢，不管你到什麼地方，也不頂事，天下的財主還不都是一樣啊，你還是折變點東西，快交上來。

祥：（轉過身來看着他二叔李庭蘭）

李庭蘭：五長子（李逢祥的小名）還是想個辦法，折變點東西給人家吧，咱們要是不給人家這可不行

啊，咱們都是指着養田種地吃飯呢，米裡虫兒米裏死，菜裡虫兒菜裏死。要不給人家，咱們種不上地，這一家大小可全都得餓死啊！

祥：我說二叔，你們可叫我折變什麼！

莊：你家裡那口豬呢。

祥：噯，我說根子，那一口豬我今年春天吃了人家斗半蜀棒，早把那個「穀郎子」給人家當了飢荒了。

莊：你家裏不是還有一頭驢呢。

祥：噯，這還不是那賣驢的錢呀，我另外趕那來個錢呢？

莊：（低頭想了想）五叔，我給你出個好主意吧，你把你十二歲的榮子聘了她吧。

祥：你叫我賣了我那二榮子？！

莊：是啊，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賣了你的閨女，救活你那一家子，你要好好的想想。

祥：我說二叔，在前日個兒，人家山西崞縣趙莊那個石匠，只給一百二十吊錢，再說，他比咱二榮子大二十多歲，你說那就沾了？

庭：唉！……（以手拭淚）

莊：一百二十吊錢你還嫌少啊，咱村裏賣了好幾個，最多的才二三十吊錢，山西這個石匠又不錯，他又是一個受苦的忠厚人，你要是錯過這個好機會，就是打着燈籠也難找這個好女婿，你快去吧，喇嘛爺一會要走了。（推他下去）

祥：（看了莊頭一會）你真叫我賣了我那二榮子，你逼着我賣了豬，還逼着我賣了驢，還叫我賣了我

那二榮子……（哭着下去）

庭：我說根子（提着布袋趕到莊頭面前），我說根子，這一回可沾了吧，你看看，根子。

莊：（抓起一把一吹，往布袋裡一扔）不行，再扇兩個過去，剛才是和喇嘛爺看的是一樣樣的。

庭：我說根子，我已經給你扇了兩個過啦，你再叫我給你扇，要是沒了，你叫我上那給你找去啊，我說根子，你還是跟喇嘛爺說點好的，收下吧。

莊：不行，交不上來把地丟下。

庭：你還是跟喇嘛爺說點好的，交了吧。（佃齊上）

賈：根子，你那有這麼多的閑功夫，跟這些窮小子格叻呀。

莊：是是是。

賈：你們高街上這一些個窮佃戶，種不起人家的地就得（咕咕）了吧，硬死皮賴臉的種人家的地，早把當家的氣壞了，夜裏個我把地典給趙國良了，誰知道人家趙國良叫你們種不叫你們種，我也知道，我看你們還是趁早些，想你們的辦法吧，願意上那兒上那兒去吧。

（李庭蘭無可奈何的攢起了布袋，碰上四五個老頭，李老生（綽號七拐子，六十來歲）、李庭蘭、李逢堂、張廣林、（四十多歲）還有兩個壯年。）

庭：七叔你們來了。

李盛蘭：二哥你去交租子來呀。

庭：嗯。

盛：怎麼沒交上。

庭：我給人家又扇了兩個過兒，人家還不收呢，七叔你們和我去交交，看看沾呀不沾。

李老生：走，咱們去跟他說說，看看沾不。

衆：今年這租子更是難交呀！

盛：根子，聽說喇嘛爺走哇，我們來看看喇嘛爺。

莊：沒價走呢，一會就走。

賈：不行，當家的剛才吃了飯，洗了腳板子，正閉目養神呢，你們可不能驚動他的覺。

衆：佃齊師父，還是給我們傳稟傳稟，俺們見見吧。

賈：不行，不行。

（喇嘛咳嗽一聲上，身穿黑長袍，頭戴黑高毡帽，還戴着黑眼鏡，留着三溜白長鬍子，手裡拿着拐杖。）

莊：不叫言語，喇嘛爺來了。

賈：往後階階（去扶喇嘛）

喇嘛：（山西話）吵噲呢……

賈：這一把窮佃戶想見見你老人家的面呢，我怕驚動了你的覺，也沒叫他們見。

喇：噢，見見吧嗎。

賈：有什麼事，你們說吧。

盛：你老人家吃了飯吧。

喇：吃啦……

盛：你老人家好吧。

喇：好……家裏老的兒都好哇。

衆：好……好……

喇：娃娃們也硬強哇……

衆：硬強……硬強……

喇：今年年景收成不錯哇……

盛：不好……

老：（從人叢中走上）好不好你還不知道，今年大水把地刮了，莊稼一點沒有打下，你又加租子又加佃錢，你錢吊變成洋錢，頭等地長成十一塊，二等地長成七塊，三等地你長成五塊，所有佃戶們蓋的房子你還要五吊錢一間的房錢，聽說你把地也典出去了，這還有佃戶們什麼活頭呀！

喇：嗶，我這租子佃錢收不了，老七，你說該咱的過？

老：那你不是慈悲慈悲吧。

衆：喇嘛慈悲慈悲吧。（邊說邊跪）

喇：（看看跪下的，又看看老七，反覆的看，生氣）嗶，們（Heng，我）租子佃錢收不了儘願你老七一個人的過，哈……哈……哈……（咬牙切齒）你真是個噶咕東西。

衆：喇嘛爺，你是個出家人，救苦救難的，給我們丟下點吃的吧。

喇：嗶，Heng，給你們丟點，們吃甚啦，們爲的是白洋駝，咱們吃肉，吃了肉們要啃骨頭，啃了骨頭連湯兒，們也要喝了。

老：沒有受苦人替你種地，你吃什麼肉，啃什麼骨頭，喝什麼湯？涼水你也摸不着！（一步步逼上前，個齊推之）

喇：你真乃混賬王八旦。

老：咋（Zai）呢，你還罵人呀，我就是餓死了也不種你的地，你罵不着我！

喇：嗶，你造反啊，把他送到衙門裏去。

衆：是是是。

老：咋（Zai）呢打官司呵，陽間裏打不過你，就上陰間裏跟你再打。孩子們綁上椅子抬上他，到城隍廟裏去盟誓。（喇嘛嚇得後退。）

衆：七叔，七叔，可別去……可不能……

盛：喇嘛爺，可別生氣……

喇：嚶，們是生米成了熟飯，立下佃約就是皇上也改不了，你們這把子……把你們通通送到衙門裏去，嚶，你們共產呵，你們這把子共產黨。（在莊頭佃齊掩護下，慌張而去）

莊：狗蛋，備馬，快走……

衆：七叔，可不能鬧呵，喇嘛爺是皇上封的，有錢有勢，咱們可鬥不過人家，這不是白找死嗎！

老：拔鍋鎖門子咱們走吧，只要能幹勁，那找不到苦日子過，我忍了五六十 years 了，祖祖輩輩不能翻身，反正是個死，我到要看看二喇嘛到底有幾個腦瓜子！

衆：（拉）七叔……熱土難離呵……

（哭聲由遠而近，李逢祥拖着二榮子上，他娘跟在後面哭，石匠走在人堆當中，村中男女，兒童紛紛上場）

二榮子：爹，我就是不去呀……我就是不去呀……（哭坐在地上）

祥：（拉起）丫頭，你去吧，你要是不去，咱們這一輩子可就要餓死了，（哭）好孩子，你去吧。

二：（掙脫跑到她娘懷中）娘……娘……我的親娘，你不要我啦，娘，娘呵……

娘：嚶，二榮，好孩子聽娘的話去吧，在家裡大家都得餓死，到人家去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好孩子去吧。日子過好了，不要忘了你娘，乖乖的去吧。

二：我不去，我就是不去，娘，你和我爹說說把我留下吧。

娘：你爹也沒有辦法，種着人家的地，給不了人家租子，人家把地給拿了，把咱一輩子就餓死了！

二榮：你是娘心上的塊肉，娘那捨得把你這麼點點大就聘出你去，沒有法子……

二：爹……娘……我死也不去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祥：噯，丫頭，你可得救救咱們這一家子。（急得躑足）

娘：他姐夫來，我還有兩句說的……二榮子歲數小，去了可多照顧着點，再一說，還有你娘你爹也可憐可憐我那孩子，幹了幹不了，好歹可多包涵着點……做娘的也就放心了……我就把這孩子交給你了。（放聲哭了）

二：娘……你真是不要我了……

石匠：你二位老人家放心吧，我是個受苦人，看你們一家子這樣，心裡也是難受，今後我要闖好了，領上她來看你們二位老人家。

祥：好，你去吧，你先去備頭口去。

石：那我就去備（下）

祥：她不去我弄繩子綁她在頭口上也叫她去……丫頭……你去吧……噯，你去吧……

二：好狠心的爹……娘你真是不要我了，好狠心呀……

祥：（拉了幾次最後狠了一狠心抱起）噯，丫頭……你去吧……

二：（打他的爹，哭叫着）娘，我可能是見不了你們了……我不去我死也不去啊！……

娘：（大聲哭）二榮子……我可見不上你啦……

一小孩（哭着跑下）二榮姐……二榮姐……

（大家哭送，老七站立不動，流着眼淚）

老：噫，這都是喇嘛逼的，（蹣跚）這是他媽的什麼世界呵！

（衆轉身看着老七，放聲大哭）

（幕下）

第二場 中央軍南退，八路軍北上

·一九三七年·九月初十早晨·

·高街村外的路上·

中央軍甲：（攆着一個包袱，提着兩隻雞，拿着大槍）他媽的，剛才休息了不多的兩天，日本鬼子又追上來啦。

中乙：（攆着一個鋪蓋捲，手裡拿着煎餅拿着大槍）日本鬼子離這兒有多麼遠了呀？

中甲：不遠啦！不過一二百里路啦！

中乙：那咱們就快走吧！

中甲：（笑着說）把你的煎餅給我吃一塊吧？

中乙：你夜黑裡吃人家的大米、白麵、肉、豆腐、粉條、煎餅，吃啦那麼多，還沒有吃够？

中甲：你他媽的沒有吃呀！

中乙：光給我要煎餅，你把你那雞給我一隻？

中甲：我追了他媽的半天，捉了兩隻雞，把我的手都蹬破啦，朝我要雞哩！走吧，不要開玩笑啦。

中乙：她媽的，咱們這那像退却啊。

中甲：簡直是她媽的搬家呀！快走吧。

中乙：快走吧。（齊下）

中丙：（趕着李遂祥、周福德，李扛了個大包袱，周担了一担白麵，中央軍連長跟在後面。）他媽的走，不走不行。

李遂祥：老總，咱可是使的不行，咱們少歇歇吧，咱們可真走不動啦！

中丙：不行，我覺還不覺哩，你可走不動啦！快走。

祥：咳呀，老總咱們少歇一會兒呀，實在走不動啦。

周福德：咳呀，担不動啦，可壓的我不行。

中丙：那咱少歇一會兒吧！連長咱們師長到那兒去啦？

連長：咱們師長早領着縣長張仲孚那小子竄啦，他媽的，還用你操心！

中丙：咳呀，不行，咱們快走吧，日本鬼子離咱們不遠啦，要是他要來啦，可比俺們利害的多，快走

快走。（推他們兩個）

祥：老總，老總，我可是不能走呀，你放了我吧。我要走了，俺那一家子可就活不成啦？（跪下）

中丙：不行。（給他一槍把）

連長：走吧，跟着俺們走享福去吧，看你們縣長都跑啦！俺們前面幾個師還抵不住哩，快走吧，日本

鬼子來了，你們等擔當亡國奴呀。

祥：老總，再走一程，長短可得放俺回來呀。

周：我可走不動啦，我担的太沉了，你放俺呀。

中丙：再走一程，再放你。

周：長遠可得放俺回來呀！

中丙：走了這一程還有那一程，走吧！

周：我見不着我娘啦！（哭）

中丙：你還見你爹哩！老鄉，咱們換換鞋穿。

周：我這鞋已穿不的啦。

中丙：換你對鞋還不願意呀！（下）

連長：他媽的早晨起來一下炕，一個老百姓也沒有見，這些亡國奴，也不知道都跑到那兒去啦！

李盛蘭：老總呵，這不是連長啊，夜黑家，弟兄們把俺家裏那個小驢給牽走了，你給我查對查對，是

誰拉了我那驢啦。

連長：老鄉，你要知道，是誰拉你的驢了？咱們九十四師，不是不是，俺們七路軍和八路軍是弟兄，你要知道名子，我們要拿軍隊的紀律去制裁他。

蘭：連長，夜黑裏，俺那小莊上，一住一院子，誰知道他叫什麼呀，夜黑家把人家（哭）李心竹家

小妮子攤的煎餅也給人家吃啦，豆腐也吃啦，幾個包袱也把繩子割斷了，把那好東西都拿跑來，今末一早清就走啦，咱們村裏四十幾頭驢都被牽光了，我可不知道他叫嗎？

連長：那不行，你不知道名子，是胡說，看你是個老頭饒你這一次，罰你給我送東西，張德功……

（喊）

張：有！（弄個大包袱上）

連長：把這包袱給給他，叫他送咱們走！

蘭：呵，老總，我可攆不動，要是這末，我不要我那驢啦，放我回去吧，家裏還有孩子們，……（說

着就要往回走）……我不要我那驢啦……

張：連長：不能叫他走，咱們拾了一十多個包袱正沒人鬧哩，不讓他走，叫他給我們送去，走，他媽的走！

蘭：這麼沉俺可攆不動，我不要那驢啦，放我回去吧。

張：這熊（sang）蛋老百姓，不吃好糧食，（一邊打，一邊罵，歪着賴子，用槍托推着他走，下）
 連長：媽的，這一把子亡國奴。（下）

（過了一會，老頭甲領着三婦女兩個兒童由上場門上）
 (F)

唱：0 6 5 6 | 5 | 0 3 5 3 2 | 3 | 1 | 0 2 1 6 | 1 | 0 3 5 5 2 | 3 | 1 | 1

九月初九 我也記得清 那天晚上 來了中央軍
 （老頭乙領着三個婦女兩個兒童由左台口上）

唱：0 3 3 3 2 | 3 | 0 2 7 6 | 1 |

東街 上 冷清 清
 （老頭丙領着兩婦女，兩兒童，兩青年由右台口上）

唱：0 3 5 3 2 | 3 | 5 | 0 6 6 3 | 5 |

西街 上 沒人 聲

乙組：0 3 5 3 2 | 3 | 1 | 0 2 7 6 | 1 |

東街 上 啼哭 聲

丙種：0 35 32 | 3 5 - | 0 6 6•3 | 5 - |

東街 上 搶了個空

(一面唱，一面互相在台中聚攏)

齊唱：0 35 32 | 3 5 - | 0 2 7 6 | 1 - | 0 35 32 | 3 5 - | 0 6 6•3 | 5 - |

翻箱倒櫃 胡折騰 東竄西鑽 亂行兇

兒童唱：0 5 3 2 | 3 1 2 | 7 6 | 1 - |

把我的叔叔拉走了

老頭丙唱：0 3 5 3 5 | 3 - | 5 • | 6 6 5 3 5

把我的腦袋打了個窟窿

兒童唱：0 6 5 6 | 1 • | 1 • | 6 1 6 5 6 6 | 3 5 - |

氣的我奶奶踩着那腳跟罵

婦女唱：0 3 5 3 2 | 3 2 3 1 | 0 2 7 6 | 1 - |

嚇的我那孩子戰戰兢兢

齊唱：0 6 5 6 | 1̣ . 1̣ | 6 1 6 5 6 6 | 5̣³ | 0 3 5 3 2 | 3 2 | 1 | 0 6 1 7 6 | 1 |

大 聲 一 聲 狗 日 的 中 央 軍 大 聲 一 聲 那 個 狗 蛋 呸

(用手指着下場門腳罵)

老頭乙：他媽的×的，狗日的中央軍，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搶老百姓的，看吧，戴着那鐵帽子，槍吧，也挺好，穿吧，也挺齊結(全)，人也不少，就是一招，不打仗，日本鬼子還遠哩，早他媽的夾着尾巴跑他娘他個×的啦！

衆：(數道着)真是沒法子……見什麼拿什麼……剩下咱們這老百姓的可怎麼辦呀！

老頭丙：這日本還沒有來咧，咱們可就遭了殃啦。

婦女甲：你說丟下咱們老百姓怎麼「鬼」呀！唉！

老頭甲：你看人家八月十五下來那八路軍，不是宿在咱們村裡。走哇時的房裡院裡打掃的乾乾淨淨，

一針一綫也不拿老百姓的。

衆：(數道)可不是，那時候(那「鬼」)八路軍來什麼也不拿，走哇時候打掃的乾乾淨淨。

老頭甲：看看，還有這會兒在城裡住着那八路軍，人家溜馬，鋤草，攆糧食一個老百姓都不用，淨人

家自己個去掃。

衆：中央軍什麼也是找咱老百姓。

老頭甲：你看他們那中央軍，不說別的，就是一雙破鞋也得換了咱們的。我還聽說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個勝仗，我也不知道真假呢。

衆：我也聽說來着……我也聽說來着……

青婦甲：(怕的不行)哎呀，你們看，又過兵呢，又過大兵呢！

(婦女們急忙躲到男人的後面擠成一團，老頭也略往後退，兒童們向前看)

衆：光怕又是中央軍下來啦，唉！

兒童甲：不是，不是中央軍，是八路軍！

兒童乙：還戴着那個樣的草帽咧。

兒童丙：還有小兵咧，小八路咧，

兒童丁：還穿着草鞋咧，

(台後，雄壯的歌聲由遠而近，唱「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一、二、三、

四……漸遠……)

衆：是八路軍：是八路軍！(笑，女的往前擠着，歡喜的不行，指指點點)

老漢乙：真怪道，中央軍那一大夥子兵一個勁的往後退，八路軍這不過有一連人，一個勁往前闖，這

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衆：(亂嚷)真鬧不清是怎麼一回事。

青年：(拿捷報上)不要吵，不要吵，來了個好消息，我給你們大夥說說。

衆：什麼好消息，什麼好消息。

青年：漫石道上八路打了個勝仗，把鬼子打跑了。

老頭甲：我說中央軍退的那麼快哩！

老頭丙：漫石道離咱們這塊也不過百十里子地啦。

青年：要不是八路軍來，咱們早當了亡國奴啦。

衆：真是呀。

唱: 1̣ 1̣ 6̣ 5̣

1̣ 2̣ 3̣

1̣ 6̣ 5̣

5̣ 5̣ 3̣ 2̣

5̣ 6̣ 3̣ 2̣

1̣

3̣ 3̣ 2̣ 1̣

2̣ 3̣

多聽來了

八 路

軍 那哈

咱們大家

都 高

興

平型關打勝仗

5̣ 6̣ 5̣ 3̣

5̣

5̣ 6̣ 1̣ 1̣

1̣ 2̣ 3̣ 6̣ 5̣

3̣ 5̣ 2̣ 3̣ 1̣

5̣

5̣ 6̣ 1̣ 1̣

3̣ 3̣ 3̣ 5̣ 5̣

東邊有八路軍

人人都說

八路軍來了

來打鬼子

兵

人人都說

八路軍來了

1̣ 1̣ 6̣ 1̣ 2̣ 3̣

1̣

解救老百姓

(轉中線記)

(樂下)

第三場 減租參軍

一九三七年冬天，晉察冀邊區。

喇嘛櫃房外面貼着『阜平縣第一區高街村人民武裝自衛隊大隊部』，『阜平縣第一區高街村工農抗日救國會』兩個大牌子。

周富得（農會委員），李尙林（農會主任）拿『減租減息』的佈告七。

李尙林：把咱那佈告貼在那兒呀！

周富德：貼的喇嘛宮的牆上：（貼在牆上，李逢祥，李盛蘭，李庭蘭，老漢，壯年各幾名陸續上）

李逢祥：周富德，你們是貼什麼咧？又有了什麼好消息，不是八路軍又打了勝仗嘍？

周：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搖頭搖手）

祥：啊！那是什麼？快給俺們說說吧！

李尙林：叫周富德給你們唸唸，你們聽聽。

周：這是個佈告……

衆：是什麼佈告哇……

周：你們不要吵，聽我給你們唸，『澈底二五減租』……

祥：老周，什麼是『二五減租』。

周：咱們掏一石租，給他七斗半，掏八斗二，給他六斗。

衆：那（三）人家就願意嘍！

周：他要不要願意，有咱們政府法令，這（三）的政府，是咱們自己的政府了。

馬從容：東家人家要是不實行，咱們可有什麼辦法？

周：這當然咱們組織起來了，他要不實行，咱們和他鬥爭，有農會做主。

老漢甲：周富德人家不會不叫咱們種啦，人家下地咋（三）辦？

周：咱們有永佃權，喇嘛地，咱們種嘍好幾輩子啦，他這地大水刮了，咱們給他修了好幾回啦，不叫種不行。

老漢甲：老周，人家不是賣了他得（三）啦！

周：咱們要有錢，咱們就買了他的，咱們沒錢，他願賣給誰賣給誰，得叫咱們種地，有咱們的永佃權。

祥：周富德，咱們這租草，糞料還有哇不啦。

周：沒啦，沒啦，什麼租草租料密斗鞋錢飯錢黑錢全沒了。

廷蘭：周富德，我那二升杏核，租子，人家還要不啦。

周：沒啦，沒啦，杏核核桃，花椒，栗子等等全沒啦。

祥：咱們以後交租子，還有莊頭沒啦。

周：沒啦，沒啦，別說沒莊頭啦，二東家也沒啦。

馬：那交租子咱們親自去交。

周：親自去交，不受莊頭氣啦，沒莊頭啦。

衆：咱們還給喇嘛罰跪不？

周：不啦，咱們坐下，不比喇嘛（三）（矮）他立起來比咱也不高，以後平起平坐，他比咱也不大，咱

比他也不小。

祥：哎呀，我說周富德，這一下，可比民國十六年那農民協會光下打典可強多咧，（大夥笑）這一下，我可放心了不怕他們了。

衆：這可鬧好了。

周：這政府的政府，是咱們大家的。咱們組織起來了，咱們也有了力量了，每發，政府不是咱們的，這工夫，比每法好多啦！噯，咱們可是這麼着，要入農會，農會才給作主，要不入農會農會可不管。

衆：我參加，我參加……

周：啊！你們參加呀！

祥：啊！上那參加呀？

周：你們要入會呀，上喇嘛櫃房裏有李鳳園在那呢，你們去登記吧。

祥：哎呀！我說周富德，咱們那磕頭罰跪，可都在那屋裏來着呀！

周：哈哈，你們要知道，咱們翻身也要在那屋裏呢！

衆：對，對，（笑）咱們翻身也在那屋裏。

呂小三：你們在這幹什麼啦，我說李尙林在這兒啦吧！

李尙林：在呢！

呂小三：我跟你們說說，窄溝裡，孫老在他不是俺東家呀！他把我的地拿啦，他說種菜呢，我三尖地，數那片地強他也不給我下佃錢。

祥：不下佃錢不行，咱們有永佃權，你看那佈告。

呂小三：本來窮人又唸不起書，不識字，我知道那是什麼？

李尙林：叫老周給你說說這佈告。

周：（唸）二五減租，咱們有永佃權，不叫種地也不行。

呂小三：那不是我們東家來了（孫老在上）你拿我的地你也不給我下佃錢，你還說豁着你這腦袋上咧。

周：小三，小三，不要吵。你種地不啦。

小三：我憑什麼不種地呀！有了我的永佃權啦，我爲什麼不種！

周：你種地，好，我跟他說去，老在，二五減租不實行可不活，有人家的永佃權，你不叫種地也不行。

老在：唉！你爲什麼不實數的給我佃錢呀！

小三：二五減租我還按原數給你呀？

老在：咋啦，你們可共產呀！

衆：什麼？誰說共產啦！啊！

老在：（邊跑邊說）你們人多，我這說不過你們（下）

小三：八路軍要不來，我這會兒，在高街站不上啦！不知到了那兒去哩！

衆：小三你這麼可鬧好啦！

周：別說啦，別說啦，今兒麼咱村有拴牛兒三（之）麼參軍了。

衆：還有張連子。

周：你聽，鑼鼓響，咱們要歡送歡送，站好，站好，站的齊齊結結的（拍手）（鑼鼓聲，新戰士三個胸前戴着大紅花，頭上包新的白洋肚手巾，背着背包，群眾跟着唱『參加八路軍』第一段。老鄉們……走在台上）

1 1 5 3 3 1 5 1 6 3 5 6 1 5
 (三) 老 鄉 們 老 鄉 們 打 仗 最 好 子 弟 兵
 鄉 鄉 們 鄉 鄉 們 家 家 想 把 弟 保

5.163 56153 2531 223 1

殺敵全靠 自己 殺敵全靠 自己 人
 快快參加 八路軍 快快參加 八路 軍

拴牛娘：孩子，你去吧，去嘍，好好的幹，咱家有幹部們照管，你不要結記，要是打走了日本鬼子你再回家，不走走鬼子，可不要回來。

衆：（小聲）這老娘真明白呀！模範呀！

拴牛：在位的叔叔、大伯們，哥哥兄弟姐妹們，我們三。今麼參加八路軍，有我母親，囑咐我這個話，我拿實際工作來兌現叔叔大伯們……

祥：（喊口號）歡迎參加八路軍！咱們要跟着拴牛學！歡迎母親送兒打東洋！（大夥歡喜的不行跟着喊）

老七：你們去吧，打日本是大夥的事，沒有八路軍來，日本鬼子早打到咱家門啦，八路軍一來，我就把兒子送出去參加了工作，這世界往後越過越好了，我就是死了也瞑目啦！哈……

衆：七叔說的可對咧！

拴牛：最後還有一句話，我去參加八路軍啦，我家是希望你們大家伙，多照顧我母親……

拴牛娘：不要緊，咱們村幹部對抗屬可關心呢！你走吧，不要結記我啦，

樂：走吧，放心吧！不要緊……

（唱『快快參加八路軍』第二段下）

（幕下）

第四場 軍民合作拉荒灘

一九四〇年春天。

高街大沙河灘。

(李廷祥，李廷蘭，大不止，姜姜各拿一把鐵鍬(ノコギリ)上。挑大渠。)

祥：咱們先趕這開吧，把這股掩(ノコギリ)起了再上那股吧，你們說沾呵辟。

衆：沾！

祥：咱們開吧！

廷：趁這還有點勁開吧，我早晨吃了三(ノコギリ)未榆皮梳子餅，趁這會(ノコギリ)還有勁調幹吧！

不止：幹吧，趁這股吃了點楊葉還有勁咧，幹吧！

(幹一會，挖(ノコギリ)了一銑，不待，又挖那一銑)

祥：(捶着腰)唉！敢情這人，吃不上糧食嚙就不頂嚙，挖了這麼兩下還腰痛哩，我看咱們歇歇吧！

歇歇再挖吧，你們說沾呵辟。

不止：沾，我早就想歇着咧。(有的坐下，有的躺下)

廷：這腰可痛得不行。

祥：腿痛的成了僵的啦，咱們吸鍋煙吧，帶着火啦辟？

不止：有火鍊呢，「[Tin]」個吧。

祥：唉！要不着咱們才說不要緊了，年上個又一場大水給刮了個光蛋，冬天就沒哩吃，這大春天起來啦，還是不夠吃，這怎麼有勁干活啦。

不止：每年啦，咱們那先摸着修這荒灘哩呀，那個荒灘不是人家那大財主們修着呵。

祥：就是啊，往年上這麼一些個荒灘，那還不是就人家趙老舉田大成他們修着咧呀，咱們憑什麼摸着嘍哇，八路軍來啦，把咱們組織起來啦，咱們窮小子大夥入股，才修這荒灘，他們還笑話咱們，說咱們不頂，我他媽的就是討茶要吃，只要我死不了，我非修不結。

不止：咳，他們不用笑話，今年格要發一場好水，稻子長的腰來高，趕到那時（Zéi）咱們吃上稻米嘍，他們就該眼氣的慌啦！

祥：那是不用說呵！咱們要修出來啦，今年再發一場好水，今年秋天就能打稻子，今年就能吃稻米，那時候他們就眼紅啦，笑話咱們哩！

姜子：大伯，咱們幹吧！

衆：沾，幹就幹吧。

祥：沾，咱們幹就幹，得少歇一會哩，咱們笨雀得慢慢飛着哩。

廷：對，咱們幹吧，高山還怕慢慢漢咧。

祥：哼，他們笑話咱們，說咱們搵不成，長說話，鋼樑磨繡針，工到自然成，慢慢就搵出它來啦。（農會主任李尚林領着教導團四個同志上）

李尚林：李逢祥……

不止：同志，你們做（Zan）什麼來啦！

軍甲：幫助你們修灘來啦。

尚：教導團來幫助咱們修灘來啦，叫他來這同你們修吧。

祥：唉呀，俺們正愁着沒法哩，這麼可鬧好啦，沾，農會主任，你要有事去忙去吧。
廷：老不止，怪不到以先聽人家說教導團幫助咱們修灘咧，當真是來啦，姜子，這一麼咱們這荒灘股

可爛不了啦。

軍甲：農會主任，有事你去忙去吧。（李尚林下）

祥：叫同志們同咱們這一塊揪吧，把這揪起嘍，再上那，你們說沾呵呀！

衆：沾。

祥：同志們你們就趕這揪吧，那沿要是站不下嘍，往這沿『Kanken』。

（前四個軍隊，和四個老百姓參差着，成斜綫）

軍甲：同志們，咱們可使勁揪呀，不要把『分子』給人家『不拉』倒了。

不止：同志們，你們往那沿揪，俺們往這沿揪，咱們『兩撥土兒』。

軍乙：俺們家裏誰不是個莊戶主子呀。

（軍隊揪的上（Sang），老百姓揪的不上，揪一會子）

祥：咳呀，同志們你們揪的眞上呀，到底你們是吃上糧食囉哩，嘿，俺們要吃上糧食嘍，比你們揪的

也不鬆（Sang）

軍甲：（八路軍笑）去年發大水，聽說你們生活可困難咧，你們淨吃什麼東西咯淺（Catin）到現在

啦。

祥：唉，我給你說，那就不用提啦，眞是，簡直不是人吃的東西，俺們也就全吃啦，你想什麼大蘆葉，黃菜挺子，這還是那好的哩，像那老榆葉、老柳葉、楊葉、臭椿葉、香椿葉、桑葉、槐葉、秋葉、杏葉，什麼榆皮撓子、蕎麥皮、黍棒槓子、長生果皮，全吃啦，你看村外頭那榆樹全都剝的光光哩，淨跟那『紅齒格年雀』（才孵出的小雀，沒有毛）啊是的，一個個淨吃的黃黃的，臉就

不是人色，像黃茶啊是的，碗裡端着那飯，一陣風就刮上跑了。

軍甲：真是，聽說你們可困難咧，俺們軍隊上每個戰士每天節約二兩小米，救濟咱們老鄉，同志再加工點油。得上一場好水，趕到秋天打下稻米來。就不至於這樣困難啦。

祥：這八路軍待咱們可真是強咧，像他媽的那種中央軍，唉！真是麻繩提豆腐提不起來啦，咱就不說啦。

軍甲：唉，咱們八路軍同老百姓是一家人，沒有老百姓就沒有八路軍，八路軍是咱們老百姓自己的隊伍。

(老太婆和一個小孩抬一桶水上，手裏拿着幾個碗)

老太婆：同志們，聽說你們來給俺們挑荒灘，歡喜的我一個不行，同志們，家裡什麼也沒有價，燒點開水給同志解解渴吧，這心裡可真是過意不去，沒價別的可敬，同志們喝點開水再幹吧。

祥：(過來取水)喝點水吧。

軍甲：自己舀(舀)吧，自己舀吧，你不客氣吧呀！

祥：唉，這就對不起啦同志，喝這麼一口白水，你看這連個豆也沒(沒)，要有個豆呀不格上個豆腐。

軍衆：唉，這就不錯。

小孩：娘，我去叫俺們兒童團也來檢石頭呀。

老太婆：行了，去把你嫂子他們也叫來，咱們別的幹不了，拾石頭還不行呀。同志們開地，咱們拾石頭，這叫『軍民合作拉荒灘』(下)

(李達祥領唱)

〇

33 32 35 32 1 2 3 0 12 3 0 5.6 5.3 2.3 2.1

領：咱們都是沒飯吃的，大家齊來，朋友(齊)夥伴，下手(齊)來下，朋友，採枝採枝，花兒花兒，開開。

6.1 6.1 2.1 2.1 3.3 3.3 3.3 3.2 1.6 6.1 2.6 1.6 1.2 1.6
 =
 一個 一枝 蓮蓮 花花 沒飯 道上 一塊 走口 一塊 走有 採枝 採枝
 一個 一枝 蓮蓮 花花 沒飯 道上 一塊 走口 一塊 走有 採枝 採枝

開開 花開 蓮花 落落 齊齊 落落 蓮花
 開開 花開 蓮花 落落 齊齊 落落 蓮花

(農會主任上)

尚：李逢祥，我同你說個事。

祥：沾，這麼吧，咱們大夥也歇歇吧，同志們也歇歇吧。

軍甲：俺們不使里慌。

衆：沾，歇歇就歇歇，同志們，你們也聽聽……

祥：有什麼事呀？說吧。

尚：還打，政府給咱們貸下來啦兩千塊錢，幫助咱們修灘哩，還有從冀中那沿運來了一大批糧食，是

八路軍給咱們送過來的，這批糧食吃了可是不還叫白吃哩，這政府跟八路軍待咱們真是太關心

啦。

第五場 民主大選舉

一九四〇年夏天。

會場上傳來了歌聲。(選村長)

拐子：老五，今麼個大選舉快點走吧。

瞎子：你不是快點走呀，你走得快，我也走得快。

拐子：我這腿他媽的不頂事，老五，今麼個選村長、選代表、選參議員呢，你選誰呵。

瞎子：瞎子有個瞎捉摸，瞎子吃餃子心裡有數，到了會場再說吧。

拐子：(笑)這麼咱們瞎子拐子也有了選舉權了，咱們思摸着選個能給咱們辦事兒的。

瞎子：七拐子要是不死，我看誰都得選他一票呵，人強嗎。咱們先到會場上去看看……

拐子：(回頭看瞎子)看看……

瞎子：呵，聽聽……(下)

(一老頭攆着一個病號上)

病：大伯，你慢點可別捏我那腿，哎呀好疼。

老：嚶你真是嚶嚶。

病：大伯我長了瘡我也不願放棄我的選舉權呀。

老：那是啲，你看人家瞎子、拐子還去選舉呢，咱們怎麼也得去參加。

放羊的：將子，將子，等等我，我也去選舉呀。

老病：小銀子，你來幹什麼來啦。

放羊的：我也去選舉呀。

老：你那羊呢。

放羊：我那羊早撒了坡了，我撩下羊也得去選舉呀。咱們誰也不會忘了選舉。

老：對呀，你看人家這麼一個小放羊的，他也不願放棄他的選舉權。

老病：得了，小銀子，天氣不早了，咱們快走吧，不啦看誤了選舉。

放羊：（揚着鞭子，吹着口哨下）

（一個婦女扶着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他的小孫子也扶着她，一群婦女跟在後面，歡天喜地的上）

衆：快走，咱們去選舉去呀，不那看誤了。

老太太：夜裏個開了一個選舉委員會，說是寫什麼榜來？……

婦甲：一會你就忘了，（附耳）寫公民榜呢。

老太太：我說呢，夜黑價他們鬧俺呢，問俺叫什麼，那婦女那上紙墨呢。七七八十的人啦多會有過大名

呀，都是張氏李氏，俺姓王，俺沒價大名，人家說不行，起個名子吧，我說行，你給俺起一個吧

，真個的二春子就給俺起了一個叫王……王……王什麼……

婦甲：叫王秀蘭，你又忘了，連你的名子都結記不住。

老太太：上年紀的人，算不頂了，人家對說就忘了，……我說你給俺記上吧，二春子真個的就給俺記上了。（笑得大家不行）

孩子：奶奶奶奶，你叫什麼。

老太：我這麼大年紀了，你問我咋（怎麼）呢，到東家叫叫我，到西家叫叫我，你問我幹什麼呢，可不是年老人們的名子瞎胡喊叫，我這麼大年紀了，不怕人家笑話咱。

孫：噯，你叫王秀蘭、王秀蘭……

老太：噯，你就敢叫我王秀蘭哪。

孫：噯，不，奶奶奶奶。

老太：噯，你就是叫我奶奶呢。（笑）

婦甲：二具子，你有了名啦嘍。

婦乙：你可別叫我二具子了，我早起了名子啦，我叫劉朝秀，我叫劉朝秀。

衆：這個名子可不癩，這個名子可挺好聽。

婦丙：你聽我跟你們說，俺小名叫三妮，俺說叫他給俺起個吧，他們說就叫王三妮吧，這真叫人惱

氣。

孫：今麼個你們去選舉，我還去選一票呢。

婦丁：你們兒童那有你們選舉權哎。

婦乙：你才『張結』得歡呢，你沒價十八歲，那有你的選舉權。

婦甲：你才是『張結』呢。

婦乙：咱們快走吧，去的遲了該歡迎咱們唱歌了。

婦丁：噯，一個婦女家唱歌，俺害羞，俺不唱……

婦丙：嘿，可不要說不唱，咱們要不唱了，人家該拉拉咱們啦，『快快的來吧』，『不要扭扭捏捏』

，『不要羞羞搭搭』，咱們要再不唱，人家弄個大砲轟你一砲。

衆：快走吧，快走。

婦甲：（對老太）你計劃着選個誰呀。

老太：噯，我思摸着選你大哥，你大哥辦事又好又公平。

婦甲：我計劃着選你一票，你待人挺強……

老太：（笑得不行）我們這麼大年紀了，你選我頂什麼事呢？

（衆笑下）

（後台歌聲又起）

G ¾ 選 村 長 歌

$\frac{2 \cdot 3 \cdot 1 \cdot 6 \cdot 1}{\cdot \cdot}$	$\frac{2 \cdot 3}{2}$	$\frac{3 \cdot 5 \cdot 6 \cdot 1}{\cdot}$	$\frac{1 \cdot 6 \cdot 5 \cdot \cdot}{\cdot \cdot}$	$\frac{1 \cdot 1 \cdot 5 \cdot \cdot}{\cdot}$	$\frac{5 \cdot 3 \cdot 2 \cdot 1}{\cdot}$	$\frac{3 \cdot 5 \cdot 6 \cdot 1}{\cdot}$	$\frac{2 \cdot \cdot}{\cdot}$
---	-----------------------	---	---	---	---	---	-------------------------------

楊柳葉兒	青	楊柳葉兒	長	今 天 要	選 一 個	好 村	長
3 3 3	5 6	3 3 2	5 6	5 6 5 3	1 6	1 3	3 2 1

能 吃 苦	能 耐 勞	又 積 極	又 堅 強	辦 事 公 平	十 六 兩	不 分	男 和 女
2 1 6 1	2	3 3 2 3	6 5	3 3 2 3	5 3 2 6	1	

只 要 熱 心 腸 不 選 那 些 滑 頭 鬼 不 選 那 些 白 臉 黑 心 狼

（幕下）

第六場 反『掃蕩』

一九四三年冬天，高街村外。

兩個鬼子逼着一個青年「殷堂子」，和漢奸王龍上。

小隊長：走，快快的走。

日兵：（推殷堂子）八格呀嚕，走的。

王龍：說吧，這不說可不行呀。

小：你的說，糧食在那裡，快快的說。

王：你說吧，那糧食又不是咱們的，是人家公家的，對說他，管茄子他們的，不對說可不行。

殷堂子：（滿臉是血，耳朵眼睛，鼻子嘴裡也都流着血，氣息奄奄）禽你媽的×，你忘了軍民誓約
啦。

王：管他軍民誓約不軍民誓約呢。

殷：你不是中國人嗎，你是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我死也不說，我死了也是爲國犧牲，也是光榮的，你
算他媽的什麼。

小：你的壞了壞了的，他的好，他什麼也說的，你的不說死了死了的。

殷：我說，我說什麼，俺們高街的洞子全被你們挖開了。稻子全被你們拉走了，操你娘，你還叫我說
什麼，我沒有說的。

日：你的，小八路的，你的不說讓你死了死了的。（以刺刀逼之）

殷：我說你叫我說什麼，你這狗日的們，要殺就殺，要砍就砍，隨你們的便吧，我死也不說。

日：（以刺刀扎，喊了一聲）呀。

殷：（大叫一聲，倒地）哎呀，我的娘呀。

小：（大笑）哈……哈……哈。

小：小八路的勇敢勇敢的，……你的說，糧食在那裡。

王：我的糧食全對你們說了，你們全餓了，我又不是這村裡的，我是沙地裡的，夜裡，我不是領着你們把俺村的糧食通燬了，這村剩下兩個，他知道，你們又把他弄死了，我也不是這個村的，我

知不道呢。

小：你的洞子在那裡，快快的說。

王：我像屁股似的兩個坑，不是也叫你們挖了。

日：誰挖了你的洞子。（推之）

王：你們嚙！

漢奸：你把別人的洞子告訴我們，你自己的洞子一個也沒有說出來的，壞了的。

小：他的好，中國的青年，火火的好，小八路的，你的壞了壞了的，漢奸的，沒有用的中國人，把他

燒死燒死的。

王：（跪下）太君，饒過我吧，你們不要燒死我吧。

日：（拉王）走的，燒死燒死的。

小：（打）走的。

（後台唱起軍民誓約歌）

6 1 5 6 1 5 3 6 2 2 2 2 2 3 6 1 2 5 5 3

不敵 漢奸 順民 不當 敵偽 官兵 不參加

1 7 6 2 6 1 2 2 2 2 1 6 6 5 6 7 1

偽組織 漢奸 不給敵人 漢奸 做事 替

(六個游擊組員上，兩個拿着大槍，其餘的拿着地雷布袋鑽頭靜悄悄的上)

組長：(走到殷堂子燻着的地方，絆倒在地，發現有了人，看了一下)這不是殷堂子……

組員們：啊！殷堂子……是殷堂子……

組長：這是咱們高街村的青年民族英雄呵！

衆：咱們一定替他報仇。

組員甲：我去把他擗上埋了。

組長：你們看那邊鬼子正燒人呢，咱們敢那兒埋個地雷。

乙：敢這吧(至台中)咱們來個大槍和地雷結合。

組長：咱們要在這埋上，一打槍，他非趕這過來，老金你在那沿，我在這沿(各持槍立於台口兩邊放哨，中間三個人在埋地雷)。

衆：埋好了沒有。

組長：埋好了。

衆：好了。

組長：邊讓上山頭掩護(衆下)老金，過來，過來，你看那邊燒人的正在地裡鬧莊隊啦，你瞄那個，

我打這個(打槍)走，走，走。(下)

(二日人叫喊上)

日：八路的，八路的，快快追。

小：小心的，地雷大大的有。

(摸索前進，走至中間，槍聲又起，亂跑，地雷爆炸，二日兵死)。

(後台唱起慶祝反『掃蕩』勝利歌)

慶祝反『掃蕩』勝利

1. 5 6 5 3 3 2 1 2 3 1 5 6

慶 祝 勝 利 結 束 了 三 個 月 反 掃 蕩 戰

i 6 6 0 i 6 6 0 6 6 1 (6 5) 3 1 5 0 2

敵 人 四 萬 多 傷 亡 就 九 千 強 他

3 5

3 2 1 2 3 2 3 2 3 2 1 2 3 3 2 1 1 1

殘 兵 敗 將 哎 嗨 哎 嗨 哎 哎 哎 嗨 滾 回 它 原 地 方

第七場 貸糧救災，組織起來

一九四四年春天。

高街村合作社門口；放着兩個蒲圈，裡面有小米玉茭子黃豆黑豆，一邊放着一張桌子還有很多新農具。

（合作社主任兼生產委員會副主任陳福全，村長兼生產委員會主任金鳳圖，抗聯會主任呂富有，根秣周福德，民政李鳳起，會計齊逢龍，值日朱景雲都聚在一起。）

衆：這麼可鬧好了，政府給咱們貸下糧食來了。

陳：村長，下通知了沒有。

村：下了，早已經下了。

陳：噯，朱景雲，你去打鑼，叫他們來貸糧來吧。

朱：叫我去呀。

陳：噯，你值日你不去呀。

朱：對，我去我就去。

沉：朱頭，你可快點，別不當一回子事。

朱：噯，慢不了，咱們去還給你慢啦，（下去，打鑼）噯，大伙聽着，合作社裡貸下生產貸糧，籽種

貸糧，還有農具，大家伙快點來啲！（下）

抗：噯，沙鍋（陳富全的綽號）這人們一會就來了，咱們可得分分工，給人家說說呵。

陳：村長說吧，村長是一村之主啊。

村：你說吧，你是生產委員會副主任呢。

周：要不你起縣社裏借了五千塊錢，糶了三十四柯蜀棒，早把大家餓死啦，沙鍋，還是你小子說吧。

陳：我說就（D）我說。咱們可得先分分工，周福德你是糧秣，你掌握秤，別叫老百姓吃了虧；李

鳳起你是民政，你可掌握數目字，齊鳳龍你是合作社的會計，你可記賬，把賬記得清清楚楚的，可別要弄了糊糊啦，弄了糊糊可是咱們喝滾子。

齊：弄不岔。

陳：抗聯會主任，村長，我，咱們三個人掌握這一攤。

（村長，抗聯主任應聲，各上各處）

衆：今個貧糧的家的包準慢不了。

（羣衆紛紛上場）

祥：要不着咱們可是翻過身啦，年上那年頭也不算賴，叫他媽那個×的老洋鬼子一下子給弄個光蛋，一冬天淨吃點凍凍北瓜，凍蘿黃，你說這春天起來了不用說種地啦，連種籽，連吃的什麼也沒啦。

老娘：噯，不用說那個，你看這穿的都是破藍破綠的，連個穿的也沒有。

祥：噯，這穿的到好說，沒價吃的你是不沾嘴，常說話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發心慌，穿的好說，

吃的難說，打一頓不吃也是餓的慌。唉，怨不的人家陳福全說，待三天貸糧就下來了，真格的就

下來了，一點謔話也不說，咱們不要說了，咱們約摸去吧，人家幹部們咋（N）也早去啦，橫是

橫那等着咱們啦。

萬年窮：今個聽說合作社貸糧食啦，誰知道人家貸給我點不啦，人家說貸籽種了，我管他貸什麼啦，

我好幾天沒吃的呢，我貸上了吃了它再說，趕他們說還動了……我……我……我再……再說。

祥：陳福全，你們可都來了。

陳：來了，來了，你們來了，全來了吧。

祥：全來啦。

抗：沙鍋，人家這不是全來了，你把這事給大夥說說吧，這不是有生產貸糧有籽種貸糧，這籽種貸糧可別叫他們吃了。

陳：對，我給咱說說，諸位父子爺兒們，年上日本鬼子來「掃蕩」，殺人放火，稻子被汽車拉走了，豆子被放了羊，豬雞牲口白菜蘿蔔拉走的拉走，吃光的吃光，弄得咱們沒法開鍋，餓的咱們不像個人樣兒，政府這次又給咱們貸下糧，咱們端起飯碗可不能忘記共產黨，吃飽肚子要參加大生產，聽咱們毛主席的話，組織起來才有力量，今麼這貸糧啊，有兩種，這生產貸糧是按人口貸的，這籽種貸糧是按地畝貸，貸下這籽種可全都種上，可長遠不要吃了，春起多種秋天可打的多，長遠不要種直黍棒，種直黍棒只打一季。

萬：說雞巴不連雞的，貸給人家還管人家呢。（小聲）

祥：那那橫是呀，誰有籽種肯種一季的。噯呀，政府待咱們老百姓真關心呀，人家馬縣長在咱們阜平坐了六七年，什麼事也能替咱們網啦，噯，咱們吃米可不要忘了種穀人啊，咱們喝水可不要忘了鑿井的人，咱們可得好好的幹啦，噯，陳福全我有一個意見。

衆：（在李達祥講話時大家聽着「是呵」「是呵」）他那意見可多呢？

祥：噯，我有意見，你們還不叫說呀！

衆：你說吧，你快點說吧。

祥：陳福全，這糧食是抗日的政府貸給咱抗日的老百姓的，可不能貸給和（憤）日本鬼子一個鼻子眼

出氣的特務們，你們說對吧？

衆：對呀，這個意見對！

老娘娘：他不是叫洋鬼子貸給他糧食吃呀。

祥：對呀，他不是叫他那洋鬼子爺爺給他糧食呀。

（群眾紛紛議論，陳和各幹部們也互相商量着）

陳：你們不要吵，我把這意見解釋解釋。

祥：咋（Za）啦，我這說的不對呀！

陳：對，可對，對，對，你聽我把這個事給大夥說說。按說特務們破壞抗日，本不該貸給他們，現在政府實行寬大政策，只要他坦白了就是好老百姓，咱們是說服教育，咱們不拿貸糧逼迫誰，只要是合作社的一員，咱們就貸給他，咱們拿這部份糧食來教育他，叫他吃了，黑下躺在炕上曬，拍着他那心腑想想，究竟是咱們抗日政府待他好哇，還是他那日本老子待他好，這是我自家的意見，你們說呢？

祥：嗯，要不呢，咱們就給他貸上點，叫他回去曬，好好的撲落着那心腑想想，到底是誰待他好哇，王八羔子們還做壞事啦。

尚：哎，陳福全我有個意見，咱們不是這麼着，這回叫他貸上點糧食，他要是坦白了咱們以後還貸給他，他要是不坦白咱們就不貸給他。

衆：對，我贊成。

陳：這麼咱們貸吧，噯，我還有個意見，今麼貸糧咱們可是先給抗屬貸。

衆：到底是抗屬，這抗屬倒是光榮啦。

尚：人家貸吧，咱算是不頂。

李玉蘭：啊，我先貸。

陳：李玉蘭，你的地耕了嗎？

玉：耕了，光丟下種了。

陳：你還有什麼困難，你可給幹部們提。

玉：囉，沒那家什麼困難，幹部們待俺們實在是關心呢，像俺沒家錢買布，合作社借給錢給俺買布，俺做了一雙鞋吧，這找人，那找人，那也找不着人捎不上走，你說那幹部們約（No）莫就給俺捎了走啦。

衆：給誰捎了走啦，給誰捎走啦。

王：給他——

衆：他是誰呀？

婦甲：給他小女婿趙宗賢捎上走啦。（衆哈哈大笑）

萬：給他貸了該給我貸了吧。

衆：可不能，可不能給懶漢貸，讓他吃了不是白吃了，問問他願不願幹勁？

萬：不給貸拉倒吧（思欲走）。

陳：張鳳起（萬年窮的大名），咱怪人家說誰也不貸給你！

衆：他懶的過嚇。

陳：人家誰也說你懶，你不是把那懶勁丟了它呵，咱們不是使勁幹呀。

萬：唉（快板）不是我好吃懶做不幹活，老婆子傻布袋天天要吃喝，什麼活都不會做，天天睡到前半晌，早起他又不叫我，起來我吃不上飯，到了地裡頭昏眼黑腰腿酸，沙子哥你說我這可怎麼辦，這不是我懶！

李盛蘭：我說張鳳起，你早上起來起早點，黑夜睡動了睡遲點，早晨起來多割一担柴火你到集上賣了它，你就有了吃啦。

祥：我說一句管你愛聽不愛聽，人哪，不怕背興就怕爛興，不想幹活怎麼也不行，你好好好睡，不顧光景，年上你去曲陽城西，賣了你爹二畝水地，一沒有買糧，二沒有做衣，全都吃到肚子裡去了，政府不能光來救濟你，大夥兒勸你去種地爲的是你自己！

陳：咱們村子裡差不多都是窮佃戶，誰都過過苦日子，我還不是頂着星星給人家扛長活，戴着月亮種地，陰天刮風也是割柴火，吃糠饅菜過來的。只要你肯勞動，省吃儉用的盤算着怎麼也好過，你也是個三十來歲的小伙子，你是有着勁兒不願意使，我不信出水好改品行難移，不怕你這個生鐵且，我有鍊鐵爐，明天你就參加撥工組，莊稼種上了割柴火，不準你闲着不幹活，只要你生產成績好，合作社貸給你賤價布，換換這身破衣服。

萬：你們光說呢，俺這吃不上飯，也不待個幹，光說上坡裏割柴火，又沒家個鞋，上坡光扎腳板子，說當個招工吧，也沒人要，和人撥工吧，更沒人要，也不知咋（NA）怪的。

陳：好沒人要你啦，咱倆個撥，你給我幹，你沒家吃飯，明早上到我那吃飯。

萬：你要我，老陳哥。

陳：要你，只要你好好幹。

萬：還是我老陳哥，這麼可鬧好了，這麼貸給我點吧。

陳：貸給你，你貸什麼呀。

萬：我貸上兩柯黍棒，一柯大麥。

陳：你貸上那大麥，你可長遠種上，不要吃了，我明天不上去，後天我準上去檢查檢查。

萬：噯，不吃（過去貸糧）。

衆：吃了可是不沾。

萬（歪歪腦瓜子看了看大家）我準保對得起你們大家夥。

小更子（丫頭）：嚙子大伯，也給俺們貸上點糧食吧，俺爹鬧啦這一年病啦，動不了個蹺，也幹不了

個件兒，俺們連吃的（裡）也沒假，給俺們貸點吧。（哭）

陳：丫頭，回去對說你爹，好好的養他的病吧，荒灘裡這打短的工，又不扣你們的，趕你爹好了再去
人工去，你家那地明天撥工組就先替你家去種，沒啦吃嚙再來合作社貸上點，你回去好好伺候你
爹，不要叫他着急。去吧，去貸上點吧。

小：嚙兒，給俺貸上一柯黍棒吧，貸的多了俺也鬧不動。

陳：去吧，行了，貸去吧。（下）

鄭宗莊：沙子叔，合作社裏那鐮子多少錢一個呀！

陳：三十塊。

鄭：拾子多少錢呀！

陳：十六塊，這是咱合作社裡割的。

鄭：這鐮子比（三）集上賤一半，集上買一個六十塊，我貸一個鐮子，一個鐮子，給俺們這撥工組
用呢！（下）

小雪子：沙子姐夫，給俺也貸上點吧，貸上三柯，兩柯玉菱，一柯春麥種。

陳：貸去吧。

祥，陳福全，你也知道我這個樣，我年上時格統共倆窟（二）（三），一下叫洋鬼子弄啦個光蛋，我一冬
天就沒有價吃的，這春天起來啦，不用說吃的嘞，連種也沒有呀，給我貸點吧，我貸上兩柯黍棒
，一柯大麥，沾呵嘛？

陳：沽，走吧，有哩。

祥：（走過去，又返回來）我說老傻，喇我那房子燒啦，能貸給點糧食蓋蓋我那房子喇！

陳：這打貸上吃的，貸上籽種，也有了吃的啦，也有了種的啦，你那房子嘍，再待兩天，房子貸款就下來啦，一定給你想辦法。

祥：哦，我還得待兩天呀！沽，我先去貸這個去，這麼可鬧好啦。

耿秋鳳：有黃豆燻嘛？俺貸點黃豆做豆腐賣，賺個豆渣吃。

陳：有，貸去吧。

李玉珍：俺今兒個正開不了鍋呢，貸上一柯玉菱。

陳：有哩。

薛貴珍：俺想伴喂個小豬，可怎麼個說法呀？

陳：伴給你一個，你到集上買去吧，合作社也去人哩，你看上的那個，該多少錢，合作社給多少錢，咱們合作社跟別的合作社伴養的辦法不同，咱們這裡到了八個月不除本，兩半批，不到八月除本分利，要是死了還是狼叨了，算合作社的，不叫羣衆吃虧，喂得好的獎他兩尺鞋面布。

薛：這可好，就這麼辦吧。

董仲蓮：我也伴上一個行吧。

陳：行。

董：再貸給我一柯春麥種吧。

陳：有呢，貸去吧。

賈瑞蘭：貸給我一柯大麥種。

陳：有哩，去吧。

(婦女一齊貸下)

李瑞章：陳福全，貸給俺一柯豌豆種有嘍。

陳：有哩。

瑞：我還有個驢哩，這一個驢不能耕地，怎麼着咳？

陳：你同李尙林那個撥工吧，不啦是你先給他耕，不啦是他先給你耕。

瑞：沾，我就同他撥工。(下)

李盛蘭：陳福全，你看年上鬼子『掃蕩』，把我的糧食全弄了，就是吃了點凍北瓜，凍蘿貢，到這打一點糧食也沒價，你看貸給我點呀？

陳：貸給你，你貸什麼呀。

盛：我貸一柯春麥，一柯黍棒，有禾鋤沒有，我貸上個禾鋤。

陳：有。

盛：(去貸) 這個禾鋤還是不賴，多少錢呀。

陳：三十塊。

盛：這比集上便宜一半子。

老漢：沙子，我這你同(紅)是知道吧，年時個，我的東西全給日本鬼子弄走啦，這你看貸給我點吃的，貸給我點大麥種子吧。

陳：行了，貸多少，你去貸吧。

老漢：這合作社待咱們真是好，往常門子鎖得當當的，打點鹽買個洋火也得上城裏去一趟，這會你，

陳福全真爲大夥兒謀利益呵，又快分紅了吧！

陳：快啦。

(凡是貸東西下去的每個人嘴裏說「合作社真好呀」「對我們可真關心呀」等感激之詞。)

陳：這麼也貸完了，咱們收拾，收拾，回去也幹點兒吧。

(大家說「對」)收拾，拐子上)

拐子：(快板)從小拐了我的腿，害得我種地種不上，走一步顛三顛，糞子馬上滾下肩，耕起地來腿腳不靈便，只剩下兩隻手，還能够起土坑，修理房子做個泥水匠。

：沙子舅，我種地種不上，攪工人家不要我，你說我怎麼辦呀！

陳：你同我撥工，年上日本鬼子弄場啦俺家半間房子哩，你去同俺家那小貴子杵個泥啦，幹個甕的，我給你把那地種上。

拐子：這麼可鬧好了，別的也沒價說的，我走啦。

陳：你回去呀。

拐子：(快板)大生產運動真是強，拐子也要參加上，腿腳不頂事，兩隻手倒還有點小力量。(下)

光棍：(上)(快板)天氣熱得慌，光棍我苦難當，穿着破棉襖，拿着布也縫不上，拿着布我也縫不上。

：沙鍋，你說我這怎麼辦嘍！

陳：你不是找個人給你縫縫嘛。

光棍：我找下人啦我還來找你來呀，夜兒個我在你合作社「騙」了一個布，上東家子找人給我縫縫吧，人家也縫衣裳了，沒空，上西家找找人家說做鞋忙，沒價空，鬧得我也找不上人，這可是怎麼辦呀，老沙。(陳想)

寡婦(上)：(快板)春天到，春天到，寡婦心裏真熬糟，種着二畝麥子地，到現在也種不了，愁的

我白日不能幹活，黑夜睡不着覺，

：沙子叔，你說我這可怎麼着？

陳：你又叨叨什麼啦。

寡婦：哎，我說了這半天，你還沒有聽着呢。

陳：我聽不清你叨叨叨叨叨什麼兒啦。

寡婦：我就說我那二畝地啦，我別有什麼呀，到這我也種不上我那二畝麥。

陳：你還沒有種上你那二畝麥呢。

周：（上前，指了一下光棍和寡婦，有趣的說）不是撥工呀。

陳：（點頭）嗯，那也沾，螻蛄，你說那二畝地連耕帶種得幾個工呀？

光：我可是有有個瘦小子，連耕帶種有兩半天就種齊了，不過是少吸兩鍋子煙吧。

陳：你說這一身衣裳得幾個工呀。

寡：一身衣裳連推碾帶做飯，有三天也就做起啦。

陳：三天吧，兩天半，地裏的活兒重些，也差不多，那你兩個撥工沾呀不？你給他做這身衣裳，他給

你種那二畝地去，像這樣沾呀不？

光：沾，那可是也沾。

光：真湊了巧了，你可得給我好好的縫呵。

寡：你可得給我好好的種呵。

光：那咱們『工撥工，不放鬆』吧。（下）

（大家哈哈大笑）

（台後婦女吵嘴聲：俺不，俺不，俺這鞋比他那鞋頓呀，給俺頂那幾個錢，俺就是不，不用說，你這當組長的就是有點不公。）

衆：熱鬧的又來了。

作鞋組長：你不用光『格雜』我，那也不怨我，也不是我給你們打的價，走吧，咱們去合作社找陳福全給咱們說說，我也管不了這事，我圖着三我圖着兩啦，你們格雜我。

婦女們：合作社怎麼啦，合作社主任不是人見的呀，那不敢去，自覺得我那鞋比她們的不賴。

組長：噯，陳福全，他們那鞋訂的價高了低了的一個勁說俺的過，陳福全，俺圖着三圖着兩，說我是訂的公呀不公的。

陳：噯，不要吵，不要吵，把那鞋拿出來，給她們看看。

婦女們：看看吧，看看我們自覺得也不比她們做的賴。

陳：這是陳盛祥的一對鞋，這是你們的，你們看看比比。

婦女們：（大家比鞋）

婦甲：俺這上的不好，邦弄的不好，看人家的那樣？咱沒意見了，到把是人家的好，俺們沒嘮意見啦。

婦乙：俺這鞋底內的稀繩子細，不結實，俺沒囉意見啦。自覺着做的不賴，可不能跟人家比，一比就差啦。

婦丙：哎喲，咱沒那意見啦，咱這底小邦大，不是樣，咱沒嘮意見啦。

婦丁：喲，咱這沒有意見啦，底納得又稀，邦配得又不好，一樣的東西做出來就不一樣了，喲，咱們沒意見了。

陳：這麼你們沒那意見啦，你們不格雜你的組長啦。這是陳盛祥的一雙鞋，是頭等鞋，一百二十塊，二等鞋呢？

婦女們：二等鞋一百一十塊。

陳：三等鞋呢？

婦女們：「一百塊。」

陳：四等鞋呢？

婦女們：九十塊。

陳：這是大夥兒討論規定的，咱們就照你們的意見執行，這叫民主定價。

婦女們：沾，樣樣東西和人做的不一樣，你說，做不成那樣你說怎麼着呀。

陳：你們不是撥工啊。

婦女們：一個做鞋怎麼撥工啊。

陳：你會配幫，他會拈底，他會上，會拈底的就拈底，會配幫的就配幫，上的上，這不是做成一雙鞋啦，做出來不都好啦，撥工發揮特長嗎。

婦女們：「這可好」，「我給你拈底」，「你給我配幫」，「還替我上」，「咱沒啦意見啦」。

陳：好，這麼你們沒意見啦，合作社今黑價開集啦，逢做鞋的東西全大減價，一尺黑布減八塊，一尺白布減四塊，一斤鋪襖減五塊，一斤羅減七塊，一張格貝（*Calico*）減五毛，等等全減價，你們

去買去吧。

婦女們：「我也買」，「我也去買」……

陳：得了，這麼沒意見啦。

婦女們唱（婦女作鞋組第二段）

婦女做鞋組

高敏鹿	5	65	4	5	6	32	1	2	11	61	2	2
街鞋雙	5	16	鞋組手	呀呀呀	不撥吃	平子飽	常忙飯	呀呀呀	密針給做	齊鞋襪雙	口家鞋	呀呀呀
鞋底給鹽	5	5	行幫難	呀呀呀	底大手婦	幫兒生不	小手閒	呀呀呀	對工婆婆	斤可心喜	兩強歡	呀呀呀
鞋我吃	5	5	行幫難	呀呀呀	底巧媳	幫兒生不	小手閒	呀呀呀	對工婆婆	斤可心喜	兩強歡	呀呀呀
五作大	5	5	行明娘	行明娘	裡樣年	密的的	三齊幾	總全雙	幫兒裡	納的觀活	真是面善	襪布了
前盒季	5	5	後關主	行明娘	腰樣一	密的的	三齊幾	總全雙	幫兒裡	納的觀活	真是面善	襪布了
可便棉	4	5	又耐方乾	穿便娘	誰只明	看了手要	都什麼不	說困的	1	1	1	1
又又幫	4	5	又耐方乾	穿便娘	誰只明	看了手要	都什麼不	說困的	1	1	1	1
又又幫	4	5	又耐方乾	穿便娘	誰只明	看了手要	都什麼不	說困的	1	1	1	1

第八場 春 耕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一、二子

·高街水地

組織起來啦，在地頭上，倆麼耢子，準備種大麥。一個耢子在上場門，青婦駕驢，兩個兒童拉耢，老漢扶耢子，李逢祥（順着溝還麥種）麥種，兩個青婦埋溝，後面一個兒童蹣溝。另一個耢子在下場門，青年駕驢，兩個兒童拉耢，一個壯年扶耢子，李盛蘭（麥種，兩個青婦埋溝，一個兒童蹣溝，大家都準備好啦。

李逢祥：（站在兩個耢子中間，哈哈大笑）真好啊，毛主席的號召真起沽，組織起來到底力量大，咱們村裡三天的計劃，一天一宿就把地耢完啦。這麼，咱們種呀，咱們大夥可得吃勁幹咧。

大夥：對！

青婦：（駕驢的）李逢生，我同（Xing）你挑戰！

青年：（駕驢的）對，挑戰就挑戰，薛貴珍，俺們可男子漢，還怕你這婦女啊！

李逢祥：哈哈，你們還挑戰呀！咱們可得加油幹咧！

大夥：對，幹吧。

（李回到扶耢子的後面）

（耕起來，前台後台唱『組織起來』歌，兩個耢子齊向前進，再向左右拐彎，到台邊。再返回原來方向，經台前入口各自下場，歌也唱完了）

第九場 陳福全撥工

·一九四四年三月後半月

·地裡

馬從容在台後頭說：『走吧，咱們今兒來，去撥工才麥哇』，陳福全，鞋活，雙全，小貴子（陳富全之子）與馬從容上場說：『走，走，撈麥呀！』

陳福全：今兒麼給誰撈呀？

小貴子：給四爺爺（指馬）撈，給誰撈，誰領人。

馬從容：行麼，咱們也不用歇着啦，咱們就撈吧。

（大家開始撈，有蹲着（Couch）的，有蹣着（Crawl）屁股的）

雙全：四爺爺這麥長的是蹣強。

馬：打早起夜明的拾糞，我拾上糞全搗這地裏頭啦。

衆：四爺爺可精神啦。

（裡面喊：陳福全，陳福全，辦事處找你有事啦，叫你快些呢，人家還等着你呢！）

馬：沙子，叫你呢，你快走吧，叫你開會呢，去遲了，看誤了。

陳：沾，小貴子，回動了給我這撈田勺拿上（下）

鞋活：同（Work）幹部們撥工，可不上算，一會兒走啦，一會兒走啦的……

小貴子：咱倆（指鞋活）把這給他加上，俺們家要不是俺弟兄倆俺們的地全得荒嘍。

雙全：可不吧！你看那逢荒了的地，那個不是當幹部家裡的，不過像你們家裡吧，有你家弟兄倆，那

麼幹，地還沒有荒嘍，你看石湖（X_{OH}）上窩溝裡瞎混子楊爾，那不是當着幹部，地裏活都瞎啦，養年不住啦，不是逃荒走吧，這不是當幹部的落頭啊？今年這才又回來啦。（擄到頭啦）

衆：咱們歇歇吧（有人打土，有人擦汗，鞋活吸人家一鍋掘烟，雙全尋（X_三）錘子，小貴子按禾鋤兒）。

小貴子：四爺爺，我這禾鋤不沾啦，咱們合作社有禾鋤啦早年！

馬：有咧，還是非常的賤，這傢伙該置啦就得置呢。

小貴子：那我等會兒去拿個去。

註：還用你去呀，你爹是合作社主任，他跟合作社回來不是給你捎一個。（陳福全上）

陳：你們可就歇歇啦。

馬：沙子，可返回來啦，我只（X）說你工作（X_二）咋也早呢。

衆：只（X）說你咋（X_三）也得一天。

陳：我也只說得一天呢，去了和我談了不大點事。

鞋活：談的什麼事呀？

陳：就是合作社那一攤吧！

衆：俺知道就是合作社那一攤。

雙全：咱們不要歇着啦，咱們快去擄吧，天不早啦。

陳：啊兒我怎麼着，我和你們擄吧。

小貴子：不用價啦，回家去擄吧。

陳：和人家搬工的嗎。

衆：對，撈吧，撈吧。

陳：鞋活，李連珍叫我發給捐着個條，叫你派個人送到城裡還得快當點呢，這是個急事。

鞋活：這半前兩晌的派人家誰呀！

小貴子：李連珍這小子幾時也好措着打打的。

鞋活：（想了想）雙全，你去吧！

雙全：我不去，你守着我，就找我，你不會去呀。

鞋活：該着你啦，噯！

雙全：咱不看看眼呀，我出的工也不比（*吧*）誰少。

鞋活：你去吧，你去吧。

衆：回來你不是看眼呀！

雙全：我看大夥面子去，要是你，我就不去，回來咱也得看看眼。

鞋活：對！回來看眼吧。

雙全：真他娘的禽蛋，正搬工呢叫我去（叨叨下去）。

衆：撈吧，今天活該咱們四個人，來了一個，走了一個，總也人不全啦。（大家開始撈）

馬：倒把是沙子撈的上（*Sand*）。

衆：人家開了個會，你看撈的上呀！

（又撈到頭兒起）

馬：倒把是咱們搬工，我這點地要是覓找工，五個人就得一天，咱們五個人，連打半工不晌午就撈完
啦。

小貴子：你還不知道呀，覓找工，上了地，就給咱們混咧，那頂咱們撥工，咱們一人頂他兩人幹。

馬：咱們撥工，不歇着，又幹的上。

鞋活：得啦，不要說啦，咱們這撈沒啦，咱們上那撈啊？

馬：這沒啦，咱們就得過梁崗那沿兒去，到小水地裏，撈那片子去。

衆：走，走，走。

陳：哎，不用（三亮）價啦，天氣不早啦，趕到那，天氣也就晌午（三）啦，給我撈吧，接過這河槽那沿不是我的地呀！

鞋活：你竟說這個，給人家撈着呢，又給你撈，這工可怎麼記呀！

衆：對，那工怎麼記呀？

陳：好記，咱們不是這麼着啊，誰不知道哇，一天分五小工，咱不是按小工記呀！

衆：按小工怎麼記呀？

（雙全上，很不高興的蹲下）

鞋活：雙全，回來啦？

雙全：產吉巴的吧（不理）。

陳：一天不是分五工呀，早起一工，前晌兩工，後晌兩工，前晌給你撈啦一會，給我撈了一片，給你

記一個工，給我記一工。

雙全：那俺怎麼着呀？

鞋活：你不是不用撈呀！

小貴子，咱們一天價撥工，說什麼吃虧佔香贏啦，撈吧！

陳：撈吧，像雙全子，俺倆吧，我開了個會，他送了封信，前晌兩工，給他記上一個工，給我也記上

一個工，這麼着咱們誰也不吃虧，不佔香贏，咱們這撥工可以隨時入工，隨時退工，這叫整撥零算，零撥整算，又照顧咱們幹部，也照顧咱們隊員，不浪費時間。

衆：這麼着可是也沾，鴨兒走吧，咱們去撈吧，（一邊走一邊說）陳福全真是有辦法。（欲下碰見村長）

村長：陳福全怎麼着呀！

陳：咋兒啦？

村長：俺們那個撥工組誰也不同（Xiang）我撥工啦。

陳：咋兒不同你撥工呀？

村長：人家地少我地多，人家跟我撥了工，我還不了人家的工怎麼辦呀！

陳：你不是給人家錢呀！

村長：你淨吉巴說這個，我這當兒吃着的還是合作社的生產貸糧呢，我拿什麼給人家錢呢！

陳：這麼着吧，春起咱們不是討論實物齊工，咱們按那個辦法執行吧。

村長：咱們當着幹部什麼事跟咱們頭上先實行，行啊！

陳：咱們咋兒啦，咱們當着幹部，也得先執行；你這當兒沒有糧食，合作社裏還有七百斤棒子呢，合作社先給你代支吧，一個月以裡給了，不背利錢，過啦一個月和那貸糧一個樣，年利一分。

村長：這麼着，鴨兒我就回去執行去。

陳：去吧，去執行吧，一個沾（村長下）

鞋活：陳福全，俺也不同（Xiang）你們撥啦，你們地多俺地少俺給你們幹活，你們去給俺歇着呀！

衆：不是給你刨坡呀！

鞋活：給俺刨坡，給俺刨上三十天，二十天，俺一年都撥工，光給俺刨坡呀！還不如俺去當找工呢！

陳：合作社扣下七百多斤玉黍棒兒子不也是按實物齊工呀！

衆：你當我工，還有落市兒呢，落了市兒，你還敢歇一天呢！這麼着，一天你也不歇着，也不用天天去跑道趕集。

陳：工錢比荒灘裡只能高，不能（低）。

鞋活：啊兒給俺多少哇！

小貴子：這麼着，按三斤黍棒，十塊錢。

雙全：我看照二斤黍棒七塊錢也不少啦！

馬：這麼着吧，照二斤半黍棒十塊錢吧！你們說沾呀不！

鞋活：那够俺吃喫哇！

馬：够啦，我當閻主任，一天是斂糧食，二斤半黍棒兒就是個不滿一升子，三斤就够一升啦，搗點菜，一家子够吃啦。

陳：三斤也好，二斤也好，二斤半也好，可是這麼着，咱們這不能決定，我拿着社務會上去討論討論，看那個合適就依那個。

鞋活：對，你去討論討論，可得够俺吃喫。

陳：對，怎麼也不能虧興了你。

衆：對，咱們去擄去吧。（下）

第十場 兒童撥工組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六子

· 四連兒小拴子上

四連兒：小拴兒，咱們撥工喇！看大人們撥工哩，咱們一個人去那地裏，幹着老不帶勁兒。

小拴兒：你看我担啦這一向啦，担茄子啦不大一堆堆兒 (Nah)。

四連兒：我也是担啦不大一堆堆兒。

小拴兒：咱們也組織個子撥工組吧？

四連兒：咱們把咱們這村裡的孩孩們通找上。

小拴兒：對！你去那沿兒我去，我去這沿兒我去 (Zi)。

(四連兒吆喝：「棒子，連虎兒！」小拴子吆喝：「銀喜兒，冀生子！」)「來，咱們說個事！」

大夥都出來啦)

大夥：叫俺們咋 (Zan) 啦？

小拴兒：咱們商量個事。

連虎兒：你說吧。

大夥：你們說吧！

小拴兒：看大人們撥工哩，咱們組織個撥工組吧，咱們這孩子家一個人去到地裡，老不待幹，光想着

玩，你們是嚷嚇。

大夥：俺們也是，沾，咱們就撥吧！

棒子：俺不啦同（XING）吉巴你們撥工，茄子哩，你們力氣小，幹茄子不大一點『件兒』，我力氣大，一個人頂你們三（SAN）。

天夥：吹吉巴哩吧！

這小子可會吹哩！

吹你那牛吧！

棒子：小拴兒，不要看你小子是中隊長不服了咱們就挑戰。

大夥：對，咱們就挑戰。

連虎兒：我有個意見，咱們不要冀生啦。

冀生：咋啦，不要我啦！

連虎兒：大園里離咱們高街上一里多地，他來啦，咱們早動手啦，誤咱們一工子活兒，咱們不要他啦。

冀生：（臉紅脖子粗地）俺就吉巴沒有辦法啦！俺不是吃飯吃早點！

棒子：不嚷，咱們就要上他吧！他們家那些個地，沒嚷人幹件兒，咱們將就着點吧！

大夥：你可來早點！

連虎兒：咱們給誰幹呀？

四連兒：給我幹吧！

大夥：沾！

四連兒：咱們可是担土哩！（土就是青泥）

棒子：這可是重件兒，小拴兒，你們可約摸着點兒。

小拴兒：(Chou) 你的吧！

(一團兒下)

(担着個格當兒子(高粱秸)合連合連着甩拉着手上，棒子在前頭，小拴兒在末尾(三)。

棒子：小拴兒，攥乎着可拉下你們啦！

連虎兒：追他。

大夥：對！咱們使勁兒追！

小拴兒：拉不下！

(一個一個排着下)

四連兒(在台後頭吆喝) 撈小苗啦！

(大夥：撈小苗！一邊馬(Ma) 袖子，拿着禾鋤上)。

大夥：咱們可打開間兒(Chan) (隔一個『合攔』，當中丟下一籬)。

連虎子：小拴，你給咱領人。

銀喜兒：撈(Luo) 好！不要拉下草屨。

連虎兒：小拴，你可別給掩髒了攤兒了。

棒子：倆麼一撮，可給人家撈好。

冀生：可給人家拿勺挖『勺指小鋤，小鋤又名撈田勺』不要拿手檢(間，往下拔)

小拴兒：撈人家的給撈個人的一樣，可給人家撈好。

(上面的話，一面撈一面說)

小拴兒：(小鋤從把上掉下來)我這撈田勺跌啦！(往上安)

銀喜兒：你又到人家地裡『Keng Chua, Keng Chua』打鐵啦！

棒子：張結着跟人家撥工哩，個自人的傢具也不支應好，去等着到地裡給傢『打鐵』喇。

小拴兒：連虎，給我們那鶴（Xiao）鋤，我給咱釘釘（楔）。

連虎兒：俺不，俺恐怕撈不到頭喇！

（小拴拿着鋤把，往地下一杵一杵地（One）釘上啦，

棒子：到了頭了嘍！俺們可歇着呀！（別人都沒撈到頭）

小拴兒：俺也歇着呀！（還沒右撈到頭）

棒子：你們想歇着，你們得撈到頭，撈不到頭不叫你們歇着。

翼生：咱們得使勁兒撈喇，看人家歇着哩？

（大夥使勁兒往上撈，撈了一會兒撈到頭啦。）

小拴兒：撈到頭兒囉囉！

大夥：（俺也撈到頭啦！俺也撈到頭啦！（一個接一個）

銀喜兒：咱們可好好歇一會兒吧！

四連兒：叫棒子給咱們豎（Chuo）個『直溜』吧！（頭頂地倒立起來）

大夥：對，叫他給咱們豎（Chuo）個直溜吧！

棒子：老頂哩腦袋痛，俺不 Chuo 啦！

小拴兒：我給你墊上褂褂。

（棒子就 Chuo 起來）

大夥：好！好！

銀喜：叫他再給咱們來個『蠟子背丁』吧！

大夥：沾！沾！

棒子：我那兒會「蟲子背」呀，你們鬧鬧！

銀喜：俺可不會鬧。

連虎：一個村的，誰不知道誰呀！你快點鬧吧！

（棒子背起來，大夥叫好）

銀喜：咱們還是坐到那兒好好歇歇吧！

（大夥圍個半圓圈坐在小鋤上）

銀喜：叫棒子給咱們說個曲吧！

大夥：沾！叫他說個曲兒吧！

棒子：（指小拴）叫他給咱們說個曲兒吧。

小拴兒：來，我給你們說個，「曲兒曲兒四句兒，放你一嘴熱氣兒！」

銀喜：「曲兒曲兒四句兒，竄（三三）你一嘴稀巴巴！」

棒子：我給你們說個好的吧！

大夥：沾！

棒子：「這麼一家，他弟兄三（三），一個搗糞，一個拿糞叉，拾嘍一泡稀狗屎，扣嘍你五個一腦

瓜！」

（大夥立起來，摸嘍棒子的腦瓜，一齊說：「扣嘍你一腦瓜！」）

棒子：（手伍着腦袋）真背興，拿我的腦袋打茄子哩兩半子啦！」

小拴兒：咱們不用（三三）鬧啦，夜黑下（三）咱們學那四個字，你們忘啦嗎？咱們認認吧！

棒子：包準你們忘啦！咱好好結記着哩！

小拴：我來給你們寫寫。(寫組字)

大夥：(搶着說)我認的嘍！我認的嘍！

小拴兒：棒子，你認！

棒子：我早忘他娘的×的啦！

大夥：這小子真會吹，你不說你認的嘍呀！

小拴兒：你說(指冀生)。

冀生：是個「組」！

小拴兒：誰會講？

大夥：(搶着說)我會講，我會講。

棒子：我也會講。

小拴：你會講，你講講！

棒子：講講就講講。你家(之)五個(之)老祖宗那個祖就是這個「組」。

大夥：你家老祖宗那個祖是這個「祖」。

棒子：不對嘍，你們給咱講講。

大夥：我會講，我會講。

小拴：(指四連兒)你講！

四連：組織就是這個「組」。

大夥：對，撥工組也是這個「組」。

小拴：(寫個織字)棒子，你認。

棒子：這個呀，我更認不哩！

大夥：我認嘍！我認嘍！

小拴：（指銀喜）你認。

銀喜：是個『織』。

小拴：棒子，講講。

棒子：講我就講講，樹枝子，活搖活搖的，就是這個『織』！

大夥：不對！『我會講，我會講！』

小拴兒：（指冀生）你講！

冀生：組織就是這個『織』。

連虎：織布也是這個『織』。

小拴：天氣快晌午啦，咱們把那倆麼字寫到『一占堆』吧！

（寫『起來』兩個字）連虎，你認，

連虎：是個『起來』。

大夥：起來，咱們就幹吧！（正要走）

棒子：不要走哩，我有個事。

大夥：你又有什麼事呀。

棒子：天氣眼看老晌午啦，挺熱烘（之），咱們打個澡去再說吧，

大夥：對，對，走走，咱們打個澡去。（一邊走一邊說）

棒子：不要走哩，不要走哩，我還有點事。

大夥：你又有吉巴什麼事呀！

棒子：那時（之）我不是和你們說來呀！你們幹件兒不是比我幹的稍（之）微慢一點嗎？我幹勁不

是比你們幹的稍快一點嗎，給你們勁兒嘍，打個澡去，多歇一會兒，給我幹勁兒嘍，可不
要打澡去！

大夥：你小子怎麼那麼自私呢！

(追打下)

第十一場 打蝗蟲

一九四四年，後四月。

總管打蠟，（演出爲李逢祥打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打蠟』

（過場）

周福德：（兼灘委會副主任）咱們這小組不變，還按夜裏的小組。

總管：這塊地螞蚱多，麥穗上都滿啦，就在這打吧。

周：于子叔，就在這一塊呀？

總：就在這一塊。

周：（吶喊）快來呀！

呂福才：（抗聯會代表）（帶着一組十幾個人上，按兩頭高中間低坐着隊，男女老少手裏拿着柳枝）

周福德，俺們在那兒呀？

周：前面，前面，蹲（Squat）下，脫了鞋等着打。

（呂帶着這組人蹲在台前，面向台裏，背向觀眾）

金鳳岡：（村長）（帶着一組十幾個人從左前面上，按高低坐着隊，男女老少，手裏拿着柳枝）周福

德，俺們在那兒呀？

周：這這這，（指台左）

(金領着向台裏走，成一排)

陳福全：(帶着一組同前，從右台前上)二蛋俺們在那兒呀？

周：這這這(指台右)

(陳領着向台裏走，成一排)

總：站好啦嗎？站好就開始啦。

呂：村長，俺們這一組要給你這一組挑戰。

金：(向本組)咱們敢跟人家挑戰啾啾？

本組：敢！

呂：咱們要保證打的乾淨，保證不損壞莊稼。

金：不要說你們，夜里個馬縣長他們挑戰，他還不行咧。

周：開始啦。

金：(喊)緊緊的掃呵，

衆：緊緊的掃呵，

陳：慢慢的拱呵，

衆：慢慢的拱呵，

呂：拱到坑當中呵，

衆：拱到坑當中呵，

周：一個也不放鬆呵，

衆：一個也不放鬆呵，

周：這一片螞蚱太多啦，這麥咱們不要它啦，一齊消滅它呀！

衆：消滅它呀！（低頭跳，大夥扭成一團）

（一邊跳，一邊唱反特小調）

5 5	5 5	6 5 6 1	5 5	3 5	6 1	2 3 1	2
我問	你呀	好 老	鄉呀	請你	給我	講一	講
每回	鬼子	來 掃	蕩呀	特務	份子	太猖	狂
每回	鬼子	來掃	蕩	特務	份子	怎樣	樣
仗着	他的	日本	爺	殺害	咱們的	衆老	鄉
6 1	2 1 2	3 5	3 2 1	6 1	2 1 2 3	2 1	1

第十二場 戰鬥生產結合

·一九四四年，麥收。

·李逢祥打鑼上。（李當時是農會主任）

李逢祥：老鄉們，洋鬼子到啦北下關啦，嚇，老鄉們戰鬥和生產結合起來，快割快收快快打快鑼。

（下）

（陳福全撥工組上，手拿鐮刀，鞋活、雙全、小貴子各攆一條大槍）

衆：走，走，割麥呀！

馬：你們聽，人家不是打鑼吆喝着洋鬼子到了北下關啦，咱們今麼個割麥吧，快點割，越好的割。

衆：對，咱們割，七成收八成得（Gee）。（架槍）

（大家割了一會（用動作表示））

雙全：我不割啦，消息這麼不好，挺緊張，洋鬼子又不遠啦，不給你們割啦，光給你們割了，洋鬼子

來了，把俺的搶啦，怎麼辦？俺去割俺自己的去啦。

衆：（楞了一會）

雙全：這麼着不沾，要是把你們的搶啦，我的收拾不了，不是聽啦我啦！

鞋活：對，俺也在游擊組，這不是咱們吃着虧啦。

陳福全：這麼着吧，咱們不是『包撥合一』呀！

衆：怎麼才算「包攬合一」呢？

陳：咱們不是接受去年反「掃蕩」的經驗，好比咱五個吧，一對一宿攬割，咱們五個全搶收回來啦，你要你的，我要我的，全搶收回來啦，叫攬工；要是闖回我自家的來啦，你們四個的叫洋鬼子搶，把我這點咱們五個批，這就算包工，這麼着咱們這攬工組、游擊組可以結合，戰時也集體活動，這就叫「包攬合一」。

衆：對，這個辦法不賴，誰也不吃虧，去年搶了個亂七八糟，誰也沒落下糧食。

雙全：咱們下手吧，先找好的割。

衆：對，咱們找好的割吧！

鞋活：咱三（三）麼割，（指小貴子，雙全）除兩個揮。

雙，貴：對，俺們揮。

（一面割，一面揮，做動作，像真的一樣）

馬：咱們割一片，打一片吧，上級號召咱們地不見個，場不見個，家不見個，咱們往場裡打吧。

衆：對。

鞋活：我給咱扛上槍，你們扛上麥。

（大家敲扛麥狀，轉場一周）

衆：到啦，咱們鋤吧。

（雙全拿一根棍做周鋤刀狀，鞋活拿起棍一端放在地上，一端拿在手中，作鋤狀，小貴子，雙全人麥，陳福全攤開，馬從容挑，同時動作，節奏鮮明，動作像真的一樣，很緊張很有秩序）。

馬：咱們也別價晒啦，咱們快打吧，鞋活你給咱拉硫軸，我倆壓碾邊兒。

衆：對！（雙全、陳、鞋活三個人臂挽着臂，像拉着個硫軸一樣，雙全作圓心，陳在最外邊，三個人

一齊走，轉起來，馬與小貴子在外面翻。

雙全：沙子叔，這回又捉糊了你啦。

陳：可不是，我這傻不吉吉的，他們淨捉糊我。

鞋活：你不是賺點暖和。

（嘆了好幾遭）

馬：沾啦，咱們打了頭場沒頭場，下邊等落，讓（揚場）吧，將來平安啦，再打個過。

（卸碓軸，挑，擡，打堆，起垛，掃的掃，刮的刮，都是動作，像真的一樣）

小貴子：四爺爺，咱們使什麼風呀？

馬：（抓了把土揚揚看風向）東風，就刮的這麼吧。

鞋活：這麼着吧，俺三麼擡，你倆（雙全、貴子）去潮吧，我們吶喊動你們嘍，你們可拿着布袋來

裝。

雙全：沾，就這們兒吧。（下）

（陳擡，鞋活拱着墩（云））打擦道。（把出去的麥穗弄到一塊）。

陳：好風呀，鞋活，快些兒呀，嘍，你往那拱呀，快點快點。

馬：這麥穗兒才多呢，好大麥穗呀。

鞋活：碾的潮，還不多呀。

陳：起來，我給扇扇他（作拿簸箕扇狀）。

（陳福全馬從容起堆（云）），鞋活吶喊：『雙全子快拿布袋來。』

雙：（拿布袋上）你們揚的倒是挺快。

馬：我們這是急着鬧的。

(鞋活給小貴子裝，馬給雙全裝，這時戰團生產歌聲在四面唱起來)。

鞋活：(扛下去) 今年這大麥不大麥，還是挺有量。(雙、貴，下)

馬：咱們這大麥可是收的不賴。

陳：來給我裝，你全拾掇上，別拉了東西，好大麥呀！(下)

鞋活：(上)我扛槍。

馬：我拾掇杈把，掃帚。(下)

D調 2/4

「戰團生產」伴奏譜

王琴作

引子：	1	10	0.1	10	0.5	1.5	6.5	1.5	6.5	1.0	1.0	1	3
3	30	0.3	30	0.3	3.3	3.3	3.3	3.3	3.3	3.0	3.0	戰	門
1	10	0.1	10	0.1	1.1	1.1	1.1	1.1	1.1	1.0	1.0	1.5	6.5

6	5	1	6	6	5	6.7	1.2	3	3	5	3.5	1	3.5
生	產	戰	門	生	產	察	的	軍	民	越	打	越	勇
1.5	6.5	1.5	6.5	1	1	3.2	1.2	3	3	3.2	1.2	3	3

6	5	0	6	6	6	8	8	3	5	1
收			生	產	頭	戰	門	拿	敵	人
3•2	3	0	6•5	45	6	6	45	6	5	1

3	6•6	5	1	4	6	5•3	2	5	1	1
來	堅	決的	打	敵	帶	堅持	生	座	出	崗
3	6•6	45	6	6	2	5	5	1•1	6	野
				人	2	5			4	4

1	6	1	4	2	2	5•6	5	5	5	2
書	大	道	邊	處	有	我	們的	爆	神	槍
6	4	4	4	2	2	2	的	炸	突	擊
4	1	1	1	5	5	5	收	制	5	2

5	1	3	6•6	5	1	4	6	2	5	3
打	得	鬼	馬	翻	天	鬼	子	翻	天	槍
5•1	收	獮	暴	風	搖	掩	割	風	掩	擊
3	5	5	4	4	4	2	2	2	3	1

戰門	1.5	6.5	1.5	6.5	1.5	6.5	6.5	1.5	6.5	6.5	1.5	6.5	6.7	1.2	3	3	5	3.5
戰門生產戰門							生	產	普察	冀的	軍	民	越	打				
							生	產	3.2	1.2	3	3	3.2	1.2				

1	3.5	6	5	0	6	6	7	6.5	6	3	3.4	3.2	3
越勇		敢			生	產	拿	鋤	頭	戰	門	拿	槍
3	3	3.2	1.2	3	0	6.5	4.5	6	6	3.5	4.5	6	6

5	1	3.4	5	2	6.1	5.6	1
永	越	戰	門	在	本	行	山
5	1	3	5	4	2	5.5	1

第十四場 窮人樂

· 一九四四年，九月裏，大秋以後。

· 合作社門口，同第七場。

· 幹部們全在場，紅光滿面喜氣洋洋。

· 幕啓（哈哈大笑）

陳福全：嘿！咱們今年這個大生產，可鬧好啦，光糧食多打二百石，省啦一千多工……

周富德：光高粱全年能多打五十石，……

齊鳳龍：光今年這煙能多見八十萬，……

陳福全：光我那白豆今年就打啦八斗，去年連八升也沒打下……

李鳳起：真是響應啦毛主席的號召啦！

周富德：噯，今天還貸糧哩，保準來的慢不了，咱們還是安置安置吧。

（衆幹部整理器具）

（全體群眾，男的穿皮襖，女的穿新襖，花襖，大紅大綠，喜洋洋地。）（沒有兒童）唱：

5	3	2	6	1	6	1	2	1	2	2	1	2	3
大	生	產	忙	生	產	供	供	火	火	的	鬧	一	年
今	年	收	成										

5 12 | 5 3 2 3 • 3 3 3 | 6 1 5 5 | 6 6 5 |

•

每 是 個 豐 收 年 咱 們 大 家 歡 喜 歡 呼 聲 嘩 嘩

5 6 5 3 | 5 3 2 • 3 5 3 2 | 2

三 門 大 眾 歡 喜 歡 歡 喜 歡

(一面唱，一面擁上台來)

幹部們：來啦，來啦！

李進祥：今年可真是個好年頭哇，糧食還是不輕哩，走吧，咱們快交去把！

群眾：(互相問答)「你交的什麼哪？」

我交的是救命糧……

我交的是救國糧……

李進祥：陳福全，你看咱這糧食好賴，沾啊嘛？

陳福全：不賴，不賴，真是好糧食！

(大夥一面說着，一面往下放)

陳福全：可不要鬧錯了。

李進祥：這麼着，先擱下的往那沿路請，(Lento，讓開之意)叫咱們沒擱下的也擱下，不要叫人

壓着啦，(全都擱下，仍回原來地方。)

李進祥：好，咱們交的可是救命糧呀！政府待咱們可實在是好哇，共產黨待咱們更強，今年個兒給

咱們減徵公糧，人家軍隊上也開荒種地，鬧大生產，減輕咱們老百姓的負擔，人家陳福全，響應了毛主席的號召，把咱們大隊組織起來，合作社解決了咱們的困難，咱們才過的這麼好，今年可真是一個豐收年哩，要不是人家陳福全，咱們還怕是不沾哩！

5.32 61612166535 21 2 21 23 512 532

陳福全 一 臉 地 別看 有他 會當 家 全家 無因 人種地 有計劃
 顧公家 爲 人家 大公 無私 要屬 他 先行 阻抗 屬又給 窮人想辦法

3.333 61 55 6 6 5 36 53 532.3 532 2

有因 家種 有辦法 法呀 囑 囑 自個 家種 有辦法 有辦法
 咱們 人家 鄉選 他呀 囑 囑 咱們 人家 鄉選他 鄉選他

565 561 32 32 5.1 32 32 3565 465

合作社 關心咱 操練 買備的 那齊各 筒帽 路只 雜而能呀 又便宜

581 65 65 32356 1

又方便 只讓 動手 什麼也不困難

(唱歌的用手都指點陳福全，李逢祥往外拉他，幹部們往外推他，陳向後退，嘴裡說：「不沾，不沾，我可不沾條件。」大夥：「選他個英雄當」，「選他當勞動英雄」。)

李盛蘭：哎，哎，咱們村裡，不光人家陳福全是個英雄，還有人家盛蘭叔，他把那八百多斤古銅錢全都獻給八路軍，人家盛蘭叔，可真是個擁軍模範啊！

大夥：真是個擁軍模範啊！

（把李盛蘭從人堆裡推出去）

李盛蘭：自打八路軍一來，我的生活有啦保障，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過好啦，丟着那古錢，沒什麼用，攔着也是攔着，以先我娘她老人家活着那會兒，對我說，『什麼時候遭了難，想起那銅錢，就沒啦困難啦』，可，年時個，日本鬼子『掃蕩』，我藏到個石崖底下，日本鬼子就從我眼前前湯里塌啦的過，可是沒看見我，我心裡尋思，這我可算是遭了難啦，可那八百多斤古銅錢，能有個啥用？這會兒，我獻給八路軍，造了槍砲子彈，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你們說這好畀不好哇！

大夥：好！

好，可好喇！

你老人家真開通啊！

（萬年窮左手提着救國糧，右肩扛着救命糧上。）

萬年窮：（快板）左手我提着救國糧，右肩我扛着救命糧，你們再說我交不上？你們再說我交不上？

李逢祥：哎，萬年窮，今年，你可不窮啦，萬年窮可不窮啦，咱們往後再也不能叫他萬年窮啦。

大夥：對，對。

萬年窮也不再窮啦！

萬年窮：可也不興再叫我懶漢啦！

大夥：對，對。

咱誰也不興再叫他懶漢啦。

青年：對，萬年窮，咱往後也不叫你懶漢啦！

萬年窮：你看，你又……

大夥：哈，哈，哈哈。（大笑）

李逢祥：（數快板）大生產，大生產，毛主席的號召真是沾，組織起來力量大，消滅蝗虫挑稻蠶；合作社，陳福全，撥工換工會盤算，貸給粮食貸給款，貸給農具救濟咱，我老漢多上糞，吃勁兒作幹，幹的上（*咕咕*），多修灘來多開荒，加上今年的年頭好，棒子長得這麼大，（衆鼓掌，呱呱，呱呱，呱呱，在這中間六個小孩穿新的花花衣裳各拿大棒子，大穀穗，大北瓜、大山藥、大蘿萹，一雙高街鞋，跑步上）谷子長的這麼長（衆，呱呱，呱呱，呱呱）大秋裡頭忙又忙，谷子碾子堆滿場，你看那綠豆綠，黑豆黑，白豆白，紫黃豆黃，我老漢，吃的是，餡餅，煎餅，雜面湯，磨豆腐，燒菜湯，小米撈飯黃乾糧，我老漢，穿的是結結實實的製壽布，新裡新表新衣裳，腳上穿的高街鞋（跑到那拿鞋的小孩跟前拿着鞋），底大綁小樣子強，底子搗了五十行，我老漢越說越高興，越活越強壯，這都是共產黨的好主張，嘴裡念着共產黨，心裡想着共產黨，永遠跟着共產黨，打走日本建立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咱們心裏樂洋洋。

大夥：（緊接）咱們心裏樂洋洋！（大笑）

呂福有：咱們擁護毛主席！

大夥：（跟着喊）咱們擁護毛主席！

呂福有：咱們擁護共產黨！

大夥：咱們擁護共產黨！

呂福有：擁護抗日政府的好主張！

大夥：擁護抗日政府的好主張！

周福德：（從人羣裏擠出來）我有個意見！

李逢祥：周福德，你有什麼意見呢！

周福德：咱們唱個『窮人樂』吧！

大夥：什麼叫個『窮人樂』呀！

周福德：你看，民國十三年發大水，喇嘛還給咱們加租增佃，拿咱們的地，逼着咱們賣兒賣女，後尾

（三）七七事變過中央軍，拿咱們的東西，拉咱們的毛驢兒，八路軍來，把洋鬼子頂回去啦！給咱們二五減租，佃戶們種地有了保障，咱們生活就好啦，後來，發大水刮啦咱們的地，教導團幫助咱們修灘，每發，咱們摸不着修灘，八路軍來，咱們窮小子也摸着修灘啦，今年毛主席號召組織起來大生產，共產黨又提出減徵公糧，又鬧啦個豐收年，過去咱們忍飢挨餓，這會兒咱們有吃有穿，還不叫個『窮人樂』嗎？

大夥：對啊！對！

真是個『窮人樂』啊！

李逢祥：咱們打起鑼鼓來唱個『窮人樂』吧！

大夥：好！（哈哈大笑）

（秧歌鑼鼓熱鬧地敲起來，大夥跟着扭起來，兒童們拿着大轂子等在前面扭『過小船』，李逢祥在小孩後面，在台中中央一邊一個壯年，後面是婦女，扭『過小船』，再後面是壯年老頭們大扭起來，唱『窮人樂』小調越扭越熱鬧，在鑼鼓聲中，幕急閉）

A 調 $2/4$ 『窮人樂』小調

(對唱)

$3/4$ (合)

$3/4$

(甲)

(一) $3\dot{3}$ $0\dot{3}$ $5\dot{3}2$ $3\dot{5}3\dot{2}$ $1\dot{2}$ $3\dot{3}$ $2\dot{1}$ $3\dot{5}1$ 3 $3\dot{3}$ $2\dot{2}1$

敲 鑼 鼓那個 喧 天 鬧 天 呼 我親老 漢 誰們 提出把

(乙)

(甲)

$3/4$ (合—次齊—次)

$3\dot{5}$ 8 $3\dot{3}$ $2\dot{2}1$ $3\dot{5}$ 3 $3\dot{3}$ $2\dot{1}$ $3\dot{5}$ 3 $3\dot{3}$ $0\dot{3}$ $5\dot{3}2$

大生 產 就是 咱們 的 生 產 黨 提出 生 產 爲 那 麼 爲 的 爲 的 那個

$3/4$

$3\dot{5}3\dot{2}$ 1 $3\dot{3}3\dot{3}$ $7\dot{3}2$ $1\dot{2}$ $1\dot{6}$ $5\dot{5}$ 5

咱 們 人 民 生 活 與 改 善 呀 呀 唉 唉

(二) $\frac{3}{4}$ 合 $\frac{3}{4}$

(甲)

$\underline{33}$ $\underline{03}$ $\underline{532}$ $\underline{3532}$ $\underline{1\cdot 2}$ $\underline{33}$ $\underline{21}$ $\underline{351}$ $\underline{3}$ $\underline{33}$ $\underline{221}$

人民 人 民那 個 生 活 改 善 了 呀 我 說 老 漢 誰 們 提 出 把

(乙)

(甲)

(乙)

$\underline{35}$ $\underline{3}$ $\underline{333}$ $\underline{221}$ $\underline{3\cdot 5}$ $\underline{3}$ $\underline{33}$ $\underline{21}$ $\underline{3\cdot 5}$ $\underline{3}$ $\underline{33}$ $\underline{21}$ $\underline{3\cdot 5}$

公 糧 減 共 產 黨 提 出 把 公 糧 減 徵 公 糧 為 那 般 又 有 吃 來 又 有

$\frac{3}{4}$ (合一次齊一次) $\frac{3}{4}$

$\underline{3}$ $\underline{33}$ $\underline{03}$ $\underline{532}$ $\underline{3532}$ $\underline{1}$ $\underline{3333}$ $\underline{732}$ $\underline{121}$ $\underline{6}$ $\underline{55}$ $\underline{5}$

穿 風 調 風 調 那 個 雨 順 鬧 了 一 個 豐 收 年 呀 呼 喚

(三) $\frac{3}{4}$ 合

$\frac{3}{4}$

(甲)

$\underline{33}$ $\underline{03}$ $\underline{532}$ $\underline{3532}$ $\underline{1\cdot 2}$ $\underline{33}$ $\underline{21}$ $\underline{351}$ $\underline{3}$ $\underline{33}$ $\underline{21}$

風 調 風 調 那 個 雨 順 好 年 景 呀 我 說 老 漢 共 產 黨 是

(乙)

(甲)

(乙)

$\begin{array}{|c|c|c|c|c|c|c|c|c|c|} \hline 3 & 5 & 6 & 3 & 3 & 3 & 2 & 1 & 3 & 5 & 5 & 3 & 3 & 3 & 2 & 1 & 2 & 1 \\ \hline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hline \end{array}$

誰們的黨 共產黨是 人民的黨 天有日月 樹有根 老百姓有個

24 (合一次齊一次)

$\begin{array}{|c|c|c|c|c|c|c|c|c|c|} \hline 3 & \cdot & 5 & 3 & 3 & 3 & 3 & 3 & 0 & 3 & 5 & 3 & 2 & 3 & 5 & 3 & 2 & 1 & 3 & 3 & 3 & 3 & 7 & 3 & 2 \\ \hline \dots & \dots \\ \hline \end{array}$

毛澤東自由自由那個幸福 人們生活樂洋

(1) (2)

$\begin{array}{|c|c|c|c|c|c|c|c|c|c|} \hline 1 & 2 & 1 & 6 & 5 & 5 & 5 & 1 & 2 & 1 & 6 & 5 & 5 & 5 & 5 \\ \hline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hline \end{array}$

洋 呀呼 唉 唉 洋 呀呼 唉 唉

高街婦女作鞋組

人物：懶婆（壯年）

壯年婦女甲、乙

青年婦女甲、乙、丙、丁

婦救主任

合作社小組長甲、乙（青蔥）

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

第一場

地點：阜平高街村普通的一個院子裏，院內放着一兩個油圈。

時間：一九四四年春天，經過了一九四三年三個月的反“掃蕩”以後。

幕啓：（懶婆拿着布袋叨唸着上）

懶婆：合作社貸給糧食吧，還叫做計劃，不做計劃不貸給，哼！貸給也好，不貸給也好，誰什麼，誰俺好吃，俺好吃又沒吃着你們的，用着你給俺當什麼家呢，管的寬呢。

（婦甲與青蔥甲面黃肌瘦，滿臉帶愁容上）

婦甲：老我那天，大春天的，沒有吃沒有穿的，這大長天氣，你說薛貴珍這可怎麼辦呢！

青蔥甲：天長大長頭的，沒吃沒喝，真難熬呀，合作社光佈置的叫咱搓煙捲，做賣鞋吧，紡紗做豆腐吧，你說咱做什麼好哇？

婦甲：搓煙捲沒技術，做豆腐沒器具，不說別的，連個鍋也都沒有，懶：不說別的，那孩子還在家裡餓着呢。

（婦甲看看懶婆想想，自己也沒辦法）

婦甲：那咱還（XIII）是做鞋賣吧。

青甲：做鞋，連一零零舖襯底面布都沒有價，怎麼做。

懶：做也是沒（XIII）的吃，不做也是沒（XIII）的吃，家裏還多着呢，誰知道你們呢，俺不做，吸

狗，春起這頭子咬的不行。（自己翻自己衣服，捉虱子。）

（婦救會主任上）

主任：大嫂，你那（XIII）呢。（XIII，桌平叫水桶是（XIII））

青甲：婦救會主任來了。

婦甲：做飯呀。

青甲：做飯呀。

懶：噯，你們做什麼飯呀。

主任：春起有什麼好吃的，不是吃點雞鴨兒就是煉點（XIII）。

懶：不做點好的吃。

主任：狼食頭這麼貴，從那來的進錢路呀，你們還沒做飯呢？

青甲：俺還沒的吃呢，做什麼。

婦甲：王朝金，你說這怎麼辦，沒吃沒穿的。

主任：那還不好說呀，不是給咱想出來辦法，叫搓煙捲，做豆腐，做鞋賣，這不是咱們婦女當的件

兒。

青甲：做豆腐，沒（ㄟㄟ）價鍋，可是不沾。

婦甲：搓煙捲吧，咱沒那技術，有技術沒（ㄟㄟ）技術的不說，還是連見過也沒見過。

主任：搓烟捲吧，沒技術，做豆腐吧，沒鍋，那咱做賣鞋吧，這可是婦女平常幹的件子。

婦甲：噢，什麼也沒有價，再說，做賣鞋，大針鑽小針透，一雙鞋賺錢又不多，這些人就能顧住生活啦。

青甲：做不怕做，沒技術做不好就能多賣錢了，利不倒不怕，咱不會從小利看大利，屢續的來呀，可
我光會拈底子，不會配幫，那可怎麼辦呀。

主任：不要緊，那還不好說，你不會配幫，我給你配幫，咱們還有說不了的事。

青甲：那可好，這麼忙的功夫，你給我配鞋幫，我給你做個別的，咱們廢個工吧。

婦甲：這可是沾，（向懶婆）你做什麼。

懶婆：我做什麼，俺家的活還寬人做呢，不用說別的，我脚上這鞋還是找人做的呢。

主任：那咱三個，加上董宗蓮，齊花榮，咱組織個小組吧，做個計劃，缺什麼東西，叫合作社給咱們
買，唉呀，天氣不早啦，這一次會子啦，該回去做飯呀！（提水桶剛要下去，合作社小組長甲乙
上）

合甲：這可鬧好啦，合作社說貸給咱糧食，借給豆，叫咱們做賣鞋做豆腐，賺了錢啦再還（ㄟㄟ）（人家
的意思）。

婦甲：合作社貸給咱糧食呀。

合乙：這工夫沒吃沒穿的，合作社可以先借給咱糧食，先吃着，做啦鞋，有啦錢再還，還是做鞋，沒
東西合作社偏給咱布，什麼的，你們做吧。

主任：你們討論好啦。

台乙：討論好啦。

台甲：你倆快做鞋吧，合作社替咱們預備材料。大減價，十八塊錢一尺黑布，減成十一塊，十塊錢一尺白布減成七塊，一張「格貝」減一毛，（對乙）噯，我忘啦，那「舖襯」減多少錢呢？

台乙：一斤減八塊，什麼都減價，

台甲：合作社東西通減價。

青甲：那我款款地（快快的）去偏點糧食（偏阜平土話，意思是「噲」）

婦甲：我也去借點糧食去，（下去取布袋）

台甲：如今的合作社，和每法的可不一樣，處處替大家想辦法，

台：往法（從前）合作社就是個名。

主任：倒是合作社開心咱。（婦女甲乙拿布袋上）

婦甲：我再拉點布，做上兩雙賣鞋，再偏點布換換季。（欲下）

主任：我給你們提個意見，早晨起早點，做飯，切菜，推轆子，拾水，放在黑夜，白天節省了工夫，

不多做幾對呀，增加婦女生產力量。

婦甲：我們同意這意見（下去）。

主任：（對懶婆）誰也去貸糧食去啦，你不去借點去。

懶：我也不做鞋，我也不貸糧食。

主任：可不要說不做，去吧，今年號召大生產人人要做活，咱們一天開動會啦說反對懶老婆懶漢，咱們要不做活，叫人家說咱們個什麼。

囉

主任：做雙鞋賣，可以繃點吃，再說合作社又大減價，快去吧……

懶：（仍不語）

主任：你看你手裏這麼緊，還不做個活，人家二槩子他娘不是做了幾雙鞋，手裏纔寬鬆多嘞。一一寬鬆——意思是「富裕」，再說咱們一開會說男女平等，你不做活拿什麼和人平等呀？

懶：俺沒法，家裏又有孩子，身子又不壯實，又好鬧個病。

主任：你那病，又不是立了不起身子那病，做吧。

懶：家裏可有好幾個孩子呢？

主任：唉，那個婦女不拉扯孩子，做吧，可不要說不做。

（一個女孩穿着一身新上）

主任：去那啦呀。

女孩：我去給合作社送鞋去，早先拉了一個布做了身衣裳這不是穿上嘞，這可做了兩雙鞋去給人家呀。

主任：我看你這鞋，（接過鞋看了看）這小鞋做的可是不賴，（對懶）你看人家做了賣鞋拉了一身衣裳，咱們也做雙鞋拉尺布補補你這衣裳，繃點吃的。大人吃啦不餓的慌，孩子吃啦也不啼哭嘞。

（懶婆拉拉女孩子衣裳與自己破衣裳對比）

主任：你看人家穿的吃的，那不都是自己做活掙下的，你也做吧。

女孩：做吧，一雙鞋賺不少的錢呢，我走呀。

懶：（想了想）可不會做呢。

主任：不會做那倒不怕，我幫你，你拿上活上我那去做，我教你做不了的，我給你做，你給我做個別的活。

懶：那呀，你教我，浩。

主任：那你做吧，嗶，『排搭』（拉開話的意思）啦這麼半天，可不早啦，回去做飯呀。（下）

（婦甲、青甲、背着糧食走過懶婆面前下去）

懶：（看看她們）你看人家貸上糧食啦，我也做個計劃，做兩對竇鞋，叫合作社也貸給我點糧食，大人吃了也不餓的慌，小孩吃啦也不啼哭啦。（幕下）

第二場

時間：一九四四年秋天。

地點：高街村合作社門口，門上貼着三個大字『合作社』

開始：

壯甲：（壯年婦女拿着鞋底上）合作社買布的，到這晚還不回來，這回做的三百雙鞋，叫勞動英雄們穿呀，咱們一下那就做上哪？

青甲：真是咱們一人五六雙啦，可得做些時候呢。

壯甲：今年你做啦幾對鞋？

青甲：做啦十來雙，量啦三四柯糧食，吃油打鹽，拉鞋面盡是這錢，這六對，更賺得多。你呢？

壯甲：我也做了十幾對子，俺買了三疋布，買了個小豬，打鹽一切等等盡化的這個錢。

青甲：這次計劃六對我可得超過，做上七對。

壯甲：多做點，我選你當個勞動英雄。

青甲：你也多做吧，我也選你個勞動英雄。

壯甲：對，咱都多做點，都當個英雄。（懶婆拿鞋幫，做着上）

懶：你們可來啦是呀。合作社主任還沒回來啦。

青甲：沒有，你也來買東西來啦。

壯甲：這工夫身子壯實啦。

懶：壯實啦，有的吃，就壯實啦。

壯甲：你的孩子也壯實。

懶：壯實。

青甲：今年你做啦多少對鞋啦。

懶：我做啦八對，我縫了個褂，給孩子也做啦件衣裳，俺還買了個雞。

壯甲：你這麼兒（這次的意思）計劃做多少。

懶：我手慢，做四對，我要是做上了，再做一對，反正我這四對一定完成。（壯年婦女乙上，下簡

稱壯乙）

壯乙：買布的到這，還沒回來？

衆：沒（沒）啦，他們也在這呢？

壯乙：這麼晚啦，還不回來，買不回來，我還不做啦呢，這次叫做五六對鞋，東西這麼貴，一百九十

塊錢一雙，拿到集上去好歹還賣個二三百塊錢呢。我又不缺那錢化，咱不待做，又不缺吃，又不

缺穿。

青甲：回來，回來我對你有個意見。（拉壯乙）

壯乙：拉我（誰）呢。（幹什麼意思）（婦救會主任拿底子上）

青甲：可不要不做，合作社對咱這麼關心，咱們沒（沒）的吃，合作社貸給咱糧食，沒穿的，合作

社借給咱們布，這次英雄要三百雙鞋，還給咱們錢，這個任務，咱們完不成，可真是對不起那上

級。

主任：這也是爲啦工作，別說咱們還掙錢，春起發下那軍鞋底不掙錢，還不是一樣做，你拿到集上，

賣三圓百，可是在集上，買材料也貴呀，咱們合作社一鑲給一百九十塊錢，買材料便宜呀，可別說不做。

青甲：做吧。

壯乙：噯，我是氣的慌，我還有個不做啦，我做，做七對八對。我得超過你們。

青甲：到麼是做鞋好，才娶啦我，做噲活我婆婆也沒插過手，自打今年，我做啦賣鞋，賺啦錢啦，我婆婆天天給我搓繩子，弄底子打夾紙，我賺了那錢通給啦她，歡喜的她不行。

青甲：誰見啦錢不歡喜呀，誰見啦錢也是歡喜。

主任：說一雙鞋賺不多的錢，我零三三四的，我就做啦那麼幾對就入了二百塊錢合作社般，又化了百塊錢，買了個小豬，俺要知道這工夫長成四百塊錢我非買他一對不沾。

青甲：說那個，俺早知道，俺還買它一窩呢。

主任：你買啦人家老母猪吧，（衆笑，青婦乙、丙、丁拿着鞋幫唱婦女做鞋組歌第一段上，唱兩句以後，台上人跟着唱，唱完第一段，青婦甲上前去看）

青甲：買布的回來啦，買布的回來啦。

壯乙：合作社主任，可回來啦。

懶：再不回來，可急壞人啦。（大家說着高興的趨上前）

青甲：（哈哈大笑）我哄你們的。

主任：你這挑皮鬼。

壯乙：這死鬼呀。

青乙：就誤我少納了幾針。

青丙：再有什麼，也不聽你的了。

這是混起來說的。

青甲：我跟你們說的玩的，說的玩的，看你們做的怪好。

壯乙：這死老漢，還不回來。

青乙：真是合作社主任還不回來。

婦丙：不回來，咱們再唱個歌吧。

衆：好，唱吧。（大家唱做鞋組第二段，第三段唱完了）

婦丙：這麼，可回來啦。

壯甲：又攔弄咱呢，不待聽。

青乙：不去咱不看。

婦丙：可是回來啦，那不是還攔着布呢。

懶：噯，是真回來啦，快去吧。

婦甲：看把布放在那呢。

懶：不過來啦，咱過去看。

衆：對走。（大家一起走下去，從合作社關心咱唱下去）

（婦女做鞋組歌見後）

F ²/₄ 婦女做鞋組

林非 張非

5 65 | 4 5 | 5 32 | 1 2 | 1 1 6 1 | 2 2 | 5 6 1 6 | 5 5 |

高 做 靠
 鞋 鞋 雙
 組 手
 呀 呀 呀
 呀 呀 呀
 不 平 常
 撥 工 忙
 吃 飽 飯
 呀 呀 呀
 密 針 齊
 給 我 柄
 多 做 一 雙
 鞋 底 鞋
 呀 呀 呀
 鞋 底 五 十
 行 行 行
 呀 呀 呀
 我 給 你 配
 吃 鹽 不 費
 難 難 難
 呀 呀 呀

3 2 3 1 | 2 2 | 3 2 5 6 | 1 1 | 5 6 5 5 | 5 6 | 1 3 2 3 2 2 | 5 6 | 1

底 大 緊 兒
 巧 手 幫 生
 媳 婦 手 不
 小 手 呀
 呀 呀 呀
 對 斤 二
 撥 工 可 是
 婆 婆 心 喜
 兩 強 歡
 呀 呀 呀
 前 五 行
 合 作 社
 李 大 嫂
 後 四 行
 關 心 咱
 腰 裏 密 密 的
 樣 樣 預 備 的
 都 齊 十 幾
 行 全 行

3 2 3 2 | 3 5 6 5 | 4 6 5 | 5 6 | 1 6 5 6 5 | 3 2 3 5 6 | 1 |

情 兒 拈 的
 格 兒 纏 纏
 家 裡 生 活
 真 是 稠 呀
 鞋 面 布 呀
 改 善 了 呀
 又 可 又 便
 脚 宜 樓
 又 耐 又 方
 穿 便 糧
 誰 可 看 了
 只 要 動 手
 都 什 麼 也 不 因
 說 沾 難
 的 接

附

錄

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

關於阜平高街村劇團

一 創作的「窮人樂」的決定

阜平高街村劇團創作和演出的「窮人樂」一劇，真實地反映了邊區群眾的翻身過程，不但在內容上異常豐富動人，歌頌了群眾的英雄主義，形式是群眾自己選擇的綜合性的形式，而表演的活潑熟練，表現勞動人民思想感情的深刻真實。這是我們執行毛主席所指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新成就。同時，他們所採用的真人演真事，把創作過程和演出過程相結合的方法，他們表現本村群眾鬥爭生活，歌頌自己愛戴的勞動英雄陳福全，為本村群眾服務的方向，實為我們發展群眾文藝運動的新方向和新方法。各個鄉村，連隊，工廠，機關，學校，都應沿着這個方向，採用這種方法，根據本單位的具體情況，開展本單位的文藝運動。對此，專業劇社應多加輔助，並在群眾文藝普及的基礎上進一步的提高。因此，分局決定：

(一) 將「窮人樂」劇本編入文藝叢刊第一冊，由報社出版。

(二) 贈高街村劇團布幕一套。

(三) 各系統各級宣教部門及劇團等文藝組織，特別是領導機關，應根據本決定及今天晉察冀日報關於『窮人樂』社論，進行檢查反省，貫徹執行黨的文藝政策，沿着『窮人樂』的方向，發展。群眾文藝運動，組織群眾的文化生活。

附

錄

沿着「窮人樂」的方向 發展群眾文藝運動

晉察冀日報社論

今天本報發表了分局關於阜平高街村劇團創作和演出的「窮人樂」的決定。「窮人樂」一劇，真實地反映了高街村群眾從苦難到快樂的翻身過程，看過這個戲的人們都說，它是邊區勞動人民光榮鬥爭史的真实反映，認為是我們執行毛主席所指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新成就，特別是我們從「窮人樂」中找到了一個發展群眾文藝運動的新方向和新方法，就更加貴重。

「窮人樂」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的發展，給人民藝術創造天才的生長，開闢了一條光明大道，這是前提條件。但為什麼一直到一九四四年秋收之後，才出現了「窮人樂」呢？這是因為，在一九四四年我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高街村的群眾，經濟生活得到了改善，工作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綜合性合作社和群眾英雄陳福全，因而高街村群眾對文化生活的需要，比往日都迫切，把自己的生活搬上藝術舞台的思想，也就產生了。加上高街村劇團過去的底子就比較好（團員成份都是勞動者，沒有二流子，特別是村幹部大都參加村劇團活動，過去常能配合村中心工作演

戲），他們在思想感情上、生活上與本村群眾有着密切的連系，他們能够根據群眾的意見辦事，同時，他們有很好的研究精神和創造精神，在這種種條件下，產生了「窮人樂」。

從「窮人樂」創作和演出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下述的特點和優點：

第一，充分發揮了群眾的創造才能，從內容到形式都由群眾自己討論決定，在開頭，討論演什麼的時候，意見是很紛歧的，有的人主張演挑大渠，有的人主張演配合其他工作的戲，周富德想了很久，提出要演「窮人樂」，他說：「抗戰前咱們受喇嘛的苛打，賣人口，掏個錢，……八路軍一來，二五減租，佃戶們有了使用權，種地保了險，一九四〇年教導團幫咱們修灘，咱們又有了灘地。去年鬼子大「掃蕩」，弄得咱們什麼吃的也沒有，今年春天，政府貸糧貸款，貸籽種，救濟咱們。要不，憑什麼活到現在？今年除了稻子不強，什麼也豐收，從前挨俄受凍，現在有吃有喝，這不叫「窮人樂」嗎？周富德這個提議，很強烈地表現出群眾的意志，思想和感情，因而得到大家的一致贊同。根據這個提議，高街村群眾自己親身經歷過的驚心動魄的鬥爭史，就搬上了舞台。演出本村的事，表現本村的英雄事業，歌領自己的英雄陳福全，就產生了演員扮演別人，總是演不像的毛病，像原來陳福全是別人扮演的，不但沒有陳的姿態、動作，連該說什麼話也不知道，陳說一句，他學一句，再排時又忘了，經大家鼓勵，陳親自上演之後，排戲場裡空氣為之一變，動作自然親切，鼓勵了大家自己演自己，這一來，許多新的創造就出現了。比如，開頭，演員的說話，動作表現不自然，常忘台詞，戲劇裡所需要表演的「過程」，像演春天挨餓的情形，演員却愉快地說着這些事，忘記了當時的情形。但排上一兩回，幫助排戲的同志再一啓發，群眾重新回到自己所經歷的生活中，豐富生動的語言就湧現了，勞動動作也很自然了。例如，排鋤苗，開頭很擁擠，沒法動作，他們就想到實際勞動中是用「雁別翅」的行列的，這非常適合舞台條件。在排戰鬥與生產結合一場之前，大家已接受了用象徵手法表現生活（兒童搬工組担土就只擔一根高粱秸），這一場，他們就自動只拿一把鐮刀表演收割，

用動作表示紮麥個子，扛到場裏，一個人剝，兩個人入麥個，一個人挑開，三個人扣起臂膀就拉起碾子了，之後，是揚場。雖然全場完全是用象徵手法，因為勞動動作太純熟了。演來既真實，又美麗。「打蝗虫」「捉稻蠶」兩場的動作，也有同樣的特色。在排演中央軍南退時，幫助排戲的同志想用話劇形式來演，群眾却提出，要唱他們剛剛學會的關於中央軍退却的歌子，他們說：到吃緊的地方，說話沒勁，非唱歌不行，這樣演來，既省了許多麻煩，又非常動人。群眾就是這樣從生活的經驗中，來選擇了適合於表現生活的各種藝術形式，使「窮人樂」一劇，成了話劇，舞蹈，唱歌，快板等的綜合形式。

「窮人樂」的第二個特點和優點，就是，高街村劇團把創作過程和演出過程結合起來了。一般的說，要演戲，總要先寫出劇本來，由於歷史的社會的原因和中國文字的難學，勞動人民現在還不能自己用筆寫出自己的生活，高街村劇團，打破了幾個難關，他們最初只起草了一個簡單的提綱，沒有台詞，沒有動作，只有事件和人物的提要，但因為是真人真事，他們對劇中人物和事件無比的熟悉，又不受劇本的限制，每個演員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才能，因此，每一次的排演和演出，都有新的添加和補充，就把一個簡單的提綱，變成具有豐富內容的劇了。在二屆群英會上演出時，兒童撥工組一場，小拴子因為找不到鋤，上場晚了，演員們就很自然的說：小拴子來晚了，咱們鬥爭他吧，他應聲答道：我去拉屎啦，怎麼撥工還不許拉屎呵！極美滿的解救了這個漏洞。剛一鋤，鋤頭又跌下來了，小拴子就往上砸，孩子們馬上加了一句預先沒有的話：「叫你來鋤苗來啦，誰叫你來打鐵哩！」生活的豐富，使他們把戲演活了。陳福全早來開會，沒參加排演，但一上場，一點也不「生」。也說明這一種創作和演出結合的方法，不但可以解決「劇本荒」等常發生的問題，而且可以發揮演員的創造才能。

「窮人樂」創作和演出過程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它是兩種藝術思想的鬥爭過程。首先就是關於

主題的把握，本來，按高爾基的話，『主題是從作家經驗中產生出來的思想』，『從窮人苦到窮人樂』，這就是高街村群眾從生活經驗中產生出來的思想，但他對外來的同志，在這一點上是不容易深刻認識的，如果外來同志是沒有受過殘酷剝削的，甚至就不能理解。因此，第一次排演時，認為『太長，太麻煩』，『藝術形式不完整』，就把唸嘴逼租一場刪掉了，演出後，佃農反映，戲演的倒是實事，就是不該沒有唸嘴逼租那件事，這才加上，但不久，幫助排戲同志想搞歌劇『窮人樂』時，又沒有把握着主題，仍然刪去這一段。直到看到本報的批評才糾正過來。其次，在藝術形式的選擇上，前一個時期是尊重群眾的意見的，後來，幫助排戲的同志却製編一個歌曲，甚至想『如果村劇團演不了，咱們自己演』，在第三次排戲時，他們會按專業劇社的一套排戲方法，要村劇團同志按照寫成的劇本排，結果，演員話也不會說了，農民的動作沒有了，甚至跟着撇起京腔來了，總之，對群眾的創造能力，有時仍是認識不足的，甚至是盲目的。但是，群眾實際的行動，給這些同志以很大的啓示，並進行了反省，從而提高了他們幫助和指導群眾藝術的效能，這是一個很實際的整風。這裏，還要指出；過去我們辦村劇團的方法，是幾乎和高街村劇團的作法完全相反的。我們演的常常是跟當地群眾生活相距很遠的事，鞏固區村劇團喜歡演游藝區，敵佔區生活，甚至有的硬要演外國戲。平山某劇團就會叫史大林抹着紅臉上场，處處依靠專業大劇團，不妥當地硬搬專業劇團比較複雜的一套辦法，因此，總是鬧劇本荒，幹部荒。而在搬演外來劇本時，因為跟自己的生活距離太遠，就不能不整瞎作勢，現在，是糾正這些偏向的時候了，而且也有了糾正的方法了，這就是『窮人樂』的方向和方法。

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着文學藝術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使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相形見绌，它們是一切加工形態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講話）而勞動人民

是最熟悉自己的生活的，藝術是他們從勞動中創造出來的，只是社會出現了階級之後，勞動者轉為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他們的藝術創造才能被深深地埋沒了。但，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社會裡，勞動人民翻身了，他們就有了可能以主人公的資格走上文學藝術的舞台。高街村的群眾，就是這樣走上文藝舞台的。而由於他們對勞動生活的無比熟悉，當他們拿起藝術的武器，來表現認識和改造自己的生活時，便表現了相當高度的政治價值與藝術。同時也充分地說明，（窮人樂）產生的條件，別處也存在的，凡是有戰鬥，生產和工作的地方，各個村莊，各個連隊，工廠，機關，學校，大家都可以走『窮人樂』的道路，把自己的生活搬上舞台，大家討論創作的主题，內容和形式，大家來演，（最好是自己『演』自己。）大家批評，修改，這樣，我們可以預期，我們的文藝運動將更廣泛的開展起來。但應指出，發展『窮人樂』的方向，主要是學習高街村劇團發揮群眾集體創造的方法，倒不一定都要像『窮人樂』一模一樣來排演，都要來一個本村人民的翻身史，因為窮人樂還只是代表群眾文藝普及的方向，在構造上還有缺點，還比較粗糙，本身還需提高，在方法上形式上還需要更多的創造，應當根據本單位本地區的具體條件來進行，多多創作像『高街做鞋組』那樣的小形式，用的時間少，角色少，容易搞，也容易配合本單位的中心工作。

『窮人樂』的創作和演出的過程，不但給我們開闢了一條發展群眾文藝運動的異常寬廣的道路，也提供了專業劇團下鄉入伍的道路。過去，我們專業劇社同志總以不能長期下鄉為苦，分散下鄉幫助鄉村連隊文藝工作，也一直沒找到好門路。『窮人樂』的創作告訴我們，只要肯定走群眾路線，善於傾聽群眾意見，發動群眾共同創作，在今天的具體環境下，群眾不但不因你是文藝工作者而厭惡，反而因為你能給他們幫助而表示歡迎，下鄉者本人，也從群眾的文藝活動中，逐漸體會了群眾怎樣創造自己的藝術，體會了他們的思想感情，學習了他們的語言和姿態，就可以從普及文藝的基礎上來進行提高文藝工作。應指出，抗敵劇社同志，在幫助『窮人樂』的創作過程中，雖然曾發生過不少缺點，

甚至發生過某些錯誤，但這種幫助基本上是成功的，如果不是得到這些同志的幫助，「窮人樂」的創作和演出的時間，就不一定來的這樣早和村劇團進步這樣的快。比如搜集材料，開頭多找少數幹部，後來爲搜集喇嘛逼租的材料，他們就召集了許多受過剝削最深的人開會，從中找出典型人物李逢祥，從他的敘述中，不但劇社同志被感動了，連許多參加會的人都哭了，如果沒有這樣深入的採訪，演出時是不可能使所有觀衆都感動得流了淚的。同時，他們在幫助排演時，給群衆做記錄，免得生動的台詞忘記掉，又從各方面啓發和指導群衆時刻注意回到真實的生活中去，這許多方法都是好的。「窮人樂」的成功，主要是村劇團的力量，抗敵劇社同志也起了極其重要輔助作用。我們希望專業劇社同志學習抗敵劇社的經驗，深入群衆，依靠群衆的力量普及文藝運動，做群衆的學生，又要做群衆的老師，不斷啓發和提高群衆的創造，並記錄成劇本，不要多，一個劇社一年有十本，全邊區算起來，也就非常可觀了。而這樣的劇本，不但減少了專業劇社同志在房子裡絞腦汁之苦，而且不知要比房子裡空想出來的東西要好多少倍，普及的功効也會大。

最後，對領導問題，我們提供一點簡略的意見。總的說來，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雖較過去有些進步，却表現時緊時鬆，或不及時，不嚴肅。例如，一直到今天，無原則的演出宣傳封建秩序舊劇的事，仍未絕跡，不把文藝工作當作發展解放區和對敵鬥爭的武器看，或者認爲文藝工作可有可無的觀點，仍然嚴重的存在。因此，各系統各級領導機關應根據毛主席所提一九四五年任務第十五條及分局關於「窮人樂」的決定，檢查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我們的努力不但要把對敵鬥爭和組織人民的經濟生活列入議事日程，還必須把組織人民的文化生活列入議事日程，發展群衆的文藝運動，並以文藝的武器推動我們的戰鬥，生產和各項工作。

(二月二十五日)

